

左傳

昭公五十九

四十九之五十二

共十五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九

梅賾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五

經五年甲子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是

舍之中軍從祀先公皆善辭也微國史無

以知舍中軍為季氏專魯從祀也公為陽虎

專季氏也○楚殺其大夫屈申書名○公如

晉○夏莒卒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防

邑○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



昔師于蚡泉蚡泉魯地○秦伯卒景公卒子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

人伐吳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驕強

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

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甲公室也室四公公

為軍名○舍音捨下同甲公室也室四公公

取置之計名成諸臧氏成毀軍之議始於孫氏

也初作中軍先在襄十一年作三軍時三分公室魯三分

公而各有其一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所無

於叔孫氏臣其子弟歸以父兄孟氏取其

半焉復以平及其舍之也及今中軍四分

公室四分魯季氏擇二季氏簡擇二子各

一叔孫氏王氏皆盡征之國人皆盡而貢

于公獻於公而貢以書使杜洩告於殯

孫穆子曰書子固欲毀中軍子固欲毀中軍子固欲毀中軍

孫穆子曰書子固欲毀中軍子固欲毀中軍子固欲毀中軍



軍既毀之矣既敢告杜洩曰夫

子唯不欲夫好謂叔其故盟諸

信閱公盟于盟諸五父之衢

受其書而之精之帥士而

之痛叔仲子謂季孫

設惡謂洩曰帶受命於子

子名言曰孫於命於

西門正門命於

杜洩命杜洩葬叔杜洩曰卿喪自朝言必

從生存朝魯禮也此魯國吾子為國政子

謂季孫為未改禮而又遷之而又遷

群臣懼死羣臣懼得不敢自也自從既葬

而行既葬孫而杜洩去適仲至自齊仲

聞父喪季孫欲立之欲立仲南遺曰

叔孫氏厚言叔孫氏若則季氏薄則季氏薄

彼實家亂彼謂叔孫氏子勿與知子謂

薄



但勿與知其禍不亦可乎言其南遺使國

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

氏之虛於司官射之司官射仲壬中目而

死仲壬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

與南遺豎牛取叔孫氏昭子即位昭子即

位即卿朝其家眾朝叔孫氏曰豎牛禍叔孫

氏言豎牛為禍使亂大從使亂大和殺適

立庶庶謂立昭子庶也適音嫡立又披

其邑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將

以赦罪將以求罪莫大焉其罪莫於此必速殺

之速殺豎牛無赦豎牛懼豎牛聞奔齊乃出孟仲

之子孟丙仲殺諸塞關之外殺豎牛於齊

塞去聲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

首於寧風之棘仲尼曰而論之叔孫昭子

之不勞叔孫昭子即叔孫姬不可能也其

不可周任有言傳舉先賢周任曰為政者



言人之知不賞私勞者不加之賞不罰私

怨者不加之罰詩云雅抑詩有覺德行直

也言人有覺直之四國順之順從之皆初

穆子之生也先時叔孫莊叔以周易筮之

父叔即叔孫得臣穆子遇明夷離下坤

之謙離下坤上謙明以示卜楚丘立

姓大夫曰楚丘觀是將行先此子主而歸為子

祀而後歸奉莊以讒人入諛之入共入

其名曰牛讒曰牛當卒以餒死其終也此子

明夷蓋明夷日也中為日明入地日之數

十自甲至癸故有十時十一時之中分為亦

當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

為隸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自王

已下居天子也天子至尊故其二為公諸公

侯降於天子故其三為卿諸侯大夫也降於

於第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食日為二

三



食時之日旦日為三旦時之日明夷之謙

為二坤下日在象又初九爻變而為謙

退故融明其當旦乎其當旦之日故曰為子

祀莊叔卿也以卜論之日之謙當鳥鳥為

鳥鳥變為謙日故曰明夷于飛鳥飛行故

明而未融於日為故曰垂其翼於鳥為象

日之動其動不變雖有夷傷故曰君子于

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之故曰君子于

三在旦而在旦時故曰三日不食旦位非

食時不食離火也離為火艮山也艮為山

離為火離屬南方火焚山離變為艮山敗

火焚山則草木可知於人為言艮為言為讒

故言敗為讒故曰有攸往言有所往故主

人有言往而見言必讒也言而見故

純離為牛離卦畜牝牛吉世亂讒勝則

亂則讒勝世勝將適離山焚則故曰

離勝世勝將適離山焚則故曰



其名曰牛純高為牝牛故知其名曰謙不

足謙道主退故飛不翔飛不翔鳥而謙故垂不

峻鳥翼垂下高翼不廣翼不廣能廣遠故不故曰其為

子後乎故不遠不為子後吾子亞卿也莊子叔

亞卿為魯抑少不終抑少不終且日正卿之位莊叔亞

致引而○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楚靈王以

貳心乃殺之申屈以屈生為莫敖之子屈建

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子蕩即蕩罷罷使

晉女於過鄭鄭○過音戈鄭伯勞子蕩于汜

汜鄭簡公迎勞蕩罷于同勞屈生于菟氏又郊

地生于菟氏之地使者盡敬也晉侯送女于

邢立晉于公親送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

邢立子產相鄭簡公會晉平○公如晉即

而往自郊勞至于贈賄去有無失禮

見禮讓之晉侯謂女叔齊女叔齊即司馬曰

魯侯不亦善於禮乎知禮對曰女齊魯

禮無失晉侯謂女叔齊女叔齊即司馬曰



侯焉知禮言魯侯安能公曰何為言何為

自郊勞至于贈賄始自郊勞禮無違者讓

之禮無失何故不知何故謂之對曰是儀也

言揖讓進退不可謂禮不可謂禮禮經禮為道

此儀文也所以保守其國行其政令

其政令而無失其民者也而固結其民心

政令在家今魯國之政令不能取也魯君不

有有子家羈羈莊公玄孫弗能用也魯君

弗能舉而用之此言昭公奸大國之盟奸

元會陵虛小國謂伐莒利人之難謂往

○甚難去聲而取節不知其私不自知其有私

知禮無以公室四分舍中軍四分民食於他

他謂三家也言思莫在公羣臣思慮莫在

字如不圖其終昭公不知禮盡失其民為

國君難將及身昭公難將及其身不恤其所

不知憂恤禮之本末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

其所底止禮之本末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



在恤民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曾不是知而

與夏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惟屑屑焉以

言其速也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

叔齊託魯以諷諫故君子○晉韓宣子如

楚送女韓宣子叔向為介介副鄭子皮子

大叔勞諸索氏二子過鄭故鄭二子迎勞

去勞大叔謂叔向晉叔向曰楚王汰侈

已甚言楚靈王驕子其戒之其戒謂叔向叔

向曰汰侈已甚言楚君若果身之災也適

其身禍焉能及人○焉音烟若奉吾幣

帛若奉我晉國幣帛慎吾威儀謹我奉使揖守

之以信道以誠信之行之以禮節以禮文之敬

始而思終敬其終而終無不復事雖已終

從而不失儀順從而不可失儀敬而不失威敬恭

而不敢失吾道之以訓辭先王訓辭道奉之

以舊法奉使舊法考之以先王之考禮先王

以舊法奉使舊法考之以先王之考禮先王



成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以雖汰侈楚

王驕汰奢侈若我何我其何如及楚至晉楚子朝

其大夫楚靈王朝其曰晉言晉之吾仇敵

也我之仇也苟得志焉苟可以得無恤其

他不用顧今其來者今晉所使上卿上大

夫也韓起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我若

使之守門而以羊舌肸為司宮而加叔向

為司宮叔向羊舌肸足以辱晉足以示取吾亦得

志矣快意矣可以可乎問羣臣可大夫莫對

楚諸大夫皆莫敢遠啓彊曰可夫遠啓彊楚大夫苟有

其備之苟有待晉何故不可以何故不可取匹

夫不可以無備猶不可以無備夫况取國乎

况取辱是以聖王務行禮所先務者行禮

而不求取人不求無故朝聘有珪朝聘之

圭為信上公圭九寸聘圭五寸侯伯圭七

寸聘圭六寸子男琮璧聘圭五寸聘璧四寸臣

降等也君享規有璋國享規服云獻也以為獻



有既朝聘而享規見也其義皆通小有述

職述諸侯適天子曰述或也大有巡功守天子巡

之功巡所守設机而不倚進爵之時朝禮雖

亡禮而聘禮有其畧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

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爵盈而不飲

設机而不能倚机几也

酒清而不敢食故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

餽而不敢食故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

服車馬以貨為好衣食有陪鼎熟食為加

鼎所勤以入有郊勞實至郊出有贈賄實去

厚般所勤以入有郊勞實至郊出有贈賄實去

則贈賄之禮之至也凡此者皆聖王國家之

以貨賄禮之至也凡此者皆聖王國家之

敗所以國家之失之道也享規之道朝聘則禍亂

興之則禍亂由城濮之後在僖二晉無楚備

晉恃其勝而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言邲

左四

規音眺

雖机

禮成

不飲

好貨

陪鼎

贈賄

國家

則禍

無楚

以敗

自邲

以禮

是以

報無



之聘役而求親焉而求與親既獲姻親楚既得

之婚姻又欲取之又欲厚其以召寇讎晉以召

使為寇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天下

孰重若何賢人取之可也厚則取

亦可若其未有若未有賢人君亦圖之

君謂靈三晉之事君晉國服臣曰可矣臣以

言之其求諸侯而麋至謂四年會申楚求

○麋音羣上求昏而薦女椒舉請昏則君親

送之女三以上卿及士大夫致之韓起

及夫知之君其亦有

備矣君奈何其如

韓起之下中行吳偃

之魏舒記孰知五羊舌

射之下羊夫謂其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

梁丙張骼朝躒苗賁皇非韓襄為公族大

賁皆諸侯之選也賁音裕又音賁音

韓襄為公族大



夫襄韓無忌也韓須受命而使矣須

子雖如已任出箕襄邢帶二族人韓叔禽叔

叔子羽皆韓起也皆大家也皆晉也韓賦七

邑韓須起之叔禽叔叔子羽皆韓起子凡族

七色人皆成縣也皆百乘羊舌四族伯華

叔向叔皆疆家也皆百乘晉人共喪

韓起揚晉人若喪失二子揚於揚故又號揚

喪也五御八大夫五御趙成以下八輔

韓須揚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

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舉大數長轂

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計晉

餘者尚有遺守四千遺餘也計餘守國者

聲下奮其武怒奮其師武以報其大恥以

者楚人殺我使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

伯魏舒帥之中行伯即荀吳與其蔑不濟

矣其無不可君將以親易怨楚君將以易

成之事矣



雖敵實無禮以速寇實無禮於晉而未有

其備而未有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使楚之

禽獲之以逞君心君之心何不可之有

言其甚不可也王曰不穀之過也靈王感

過失也大夫無辱謝遠啓疆厚為韓子禮

厚為韓起禮起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傳言

之多知而不能楚靈王不亦厚其禮亦

其禮贈賄韓起反楚而歸鄭伯勞諸圉圉地名鄭

鄭簡公勞去聲辭不敢見奉使未反命

見音見禮也得奉使鄭罕虎如齊即子

娶於子尾氏子皮自晏子驟見之晏平仲

皮陳桓子問其故陳桓子問晏子對曰晏

君能用善人謂子皮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此氏人之宗之主也○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

奔見經牟夷非卿而書年夷非莒尊地也

尊重也終為不義莒人愬于晉晉人愬

名其人終為不義



美于晉侯欲止公晉平欲執魯范獻子曰

即范不可言不可入朝而執之而執之

誘也是誘人而討不以師欲討魯罪而誘

以成之而誘他人情也是怠情而為盟主

而犯此二者此誘情二者無乃不可乎

言其甚請歸之請歸問而以師討焉待晉

罪以師討魯乃歸公魯公秋七月公至自

晉告至莒人來討討魯受年不設備不設

攻戰戊辰叔弓敗諸蚘泉叔弓敗莒師莒

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冬十月楚子以諸

侯及東夷伐吳見經以報棘櫟麻之役在

年四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遠射楚大

之師會楚子夏汭見越大夫常壽過帥師

會楚子于瑣瑣楚地傳見經書越人乃常

聞吳師出吳人遠啓彊帥師從之從吳

遽不設備守之不備吳人敗諸鵠岸盧江



有鵠尾渚之吳人楚子以駟至於羅汭也楚傳

靈王聞敗乘傳車赴師至吳子使其弟靈

於羅水之內使愛由犒勞楚人執之楚人

由犒師吳使愛由犒勞楚人執之楚人

愛將以纍鼓血塗蒙軍鼓以王使問焉王使

人問於曰女卜來言波卜來犒吉乎得吉

對曰吉言得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

邑將以兵代吳卜之以守龜之龜以守國

狩下曰命龜余亟使人犒師往勞楚師

請行人請使以觀王怒之疾徐以觀楚王分

而為之備而為之戰尚克知之其意言吳

如此龜兆告吉得吉兆而曰克可知也言其

可預知此龜君若驩焉好逆使臣加以驩若

好使並去聲巨滋敝邑休殆楚怒不疾是

滋益其休而忘其死亡無日矣

吳之滅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楚君乃奮

發盛怒如雷震虛執使臣奉使之臣執將以

電掣馮音憑



釁鼓將以其血則吳知所備矣則吳知楚甚疾必

之備戰守矣敵邑雖羸雖曰羸弱若早修完若

完全治其城郭其可以息師其可禦楚難易

有備度其事勢之難易而可謂吉矣謂得吉

矣且吳社稷是下且吳社稷之所利否豈為一

人非為我一人之聲使臣獲釁軍鼓若我得

而敵邑知備戰守之備以禦不虞

虞以藥止事不可其為吉孰大焉其為吉兆國

之守龜有守龜之其何事不卜言常一臧一

否或臧善或否否其誰能常之不可必

城濮之兆信二十八年楚與晉戰其報在

邲其報效乃在於邲今此行也今吳之行也

其庸有報志楚之用有報乃弗殺乃弗殺楚

師濟於羅汭楚子濟師自沈尹赤會楚子

沈尹赤楚大夫次於萊山楚師次舍遠射

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南懷楚界遠射以

三四



音射楚師從之楚師見遠射先及汝清

亦楚界楚師皆至吳不可入吳不可入楚子

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楚靈王遂示

池是行也此役吳早設備守之楚無

功而還楚不能勝以履由歸由歸楚子

懼吳楚靈王懼使沈尹射待命于巢沈尹

射居巢邑以遠啓疆待命于雩婁又使遠

雩婁以待禮也守國之禮○秦后子復

歸於秦元年秦鍼奔景公卒故也后子懼

公故景公卒而歸終五稔之言

經六年乙丑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卒

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

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

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

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見經弔如同



盟

把與魯再同盟當赴弔但魯然把禮也

不廢

禮也大夫如秦葬景公如魯使大夫葬禮

也

夫合先王士弔大 ○三月鄭人鑄刑書

書

於常法以為 叔向使詒子產書

子

曰始吾有虞於子 子產度也言準度今則

已矣

已止也今則 昔先王議事以制先王

以臨

事定議 不為刑辟 不象設制刑之 懼民

之有

爭心也 則懼法制象設猶不可禁禦 此如

猶不可禁

是故閑之以義

防閑以義 糾之

以政

以禮

守之

以信

以仁

若民

得其

制為祿位

以勸其從

者

嚴斷刑罰

以威其淫

懼其未也

故誨之以忠

直之

道示之

聳之以行

教之以

務

使之以和

臨



之以敬其臨民也主澹之以強施之於事為

守之以斷之以剛也以義斷而不過於義

猶求聖哲之上明之德也猶求聖明察之

官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忠直誠信

邑長慈惠之師為民物之師以民於

是乎可任使也然後民知可尊君而不生禍

亂禮義洋溢民知有辟刑之定法則不忌

於上民權制於法故並有爭心以起爭端以徵

於書刑書而徵幸以成之並緣徵幸以

弗可為矣如此則有罪者或至幸免無罪

夏有亂政既亂而作禹刑乃著禹之法而

商有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著湯之法而

周有亂政既亂而作九刑乃取文武之法

皆叔世也皆叔世也三辟之興

刑夏殷周皆叔世也皆叔世也三辟之興

今吾子相鄭國吾子謂相去聲作封洫



在襄二十有封洳立謗政四年子產作立制

參辟世用三代末法鑄刑書鑄刑書於鼎將以

靖民將以安靖民不亦難乎不亦難乎詩曰周

頌我儀式刑文王之德儀善也言文王善也刑

其德以日靖四方故能日有安功又曰又舉

文王儀刑文王言文王善法萬邦作孚孚信也為

天下萬國所信如是既法文王何信何辟之有何用刑

民知爭端矣載於刑書矣將棄禮而徵

於書將棄其禮遂而錐刀之末錐刀末至

微細將盡爭之以將盡矣辨亂獄滋豐獄紛亂

滋益賄賂並行或賄賂文致人罪或以

行終子之世鄭終子世產相鄭其敗乎鄭國必

盼聞之以册叔向名國將亡凡國家必多制

數改更所法制其此之謂乎其當此義乎

復書曰叔向產若吾子之言識如叔向之

言僑不才我無之能不能及子孫為不能



孫慮子吾以救世也世吾以救當既不承命不  
能順承教命敢忘大惠敢忘叔向箴士文  
伯曰晉士伯火見五月心星也周鄭其火乎鄭  
將有火未出心星大火而作火以鑄刑器  
而用火鑄以藏爭辟焉藏爭罪法也火如象之  
象類也同氣相求而致災而致災不火何為鄭  
何為焉○夏季孫宿如晉武子拜菅田也  
謝前年夷邑不見計晉侯享之晉平公為設有加

籩籩豆之數武子退武子即季孫宿使行  
人告季武子使行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言小  
國服事苟免於討苟免於討苟免於大不敢求賜不過求  
賜得賜得不過三獻周禮大今豆有加  
今籩豆有下臣弗堪下臣季武子自謂無  
乃戾也此無乃以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  
言晉君欲以對曰寡君猶未敢言魯君猶未  
加禮致心對曰寡君猶未敢言魯君猶未  
况下臣何况季武子君之隸也晉君卓隸



敢聞加貶

敢不敢也

言不賜

固請徹加

堅固

徹去

而後卒事

而後受事

晉人

以為知禮

晉人

以季武子

重其好貨

重其宴好之貨

○宋寺

人柳有寵

柳寺人名有

大子佐惡之

大子佐惡

柳之所為

華合比曰

合比宋大夫

我殺之

合比欲殺

寺人柳以求柳聞之

寺人柳聞其謀

乃坎用牲埋

書

乃掘地為坎用牲

而告公

而告宋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

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衛言合比將納華臣

既盟于北郭矣

既與華臣為

公使視之

公使人有焉

則信有

遂逐華合比

逐合比而

合比奔衛

合比奔衛於是

華亥欲代右

師

合比為右師

乃與寺人柳比

華亥乃與寺人柳比

從為之微

從而為合比證實其事

日聞之久矣

合比欲納公使代之

公

使華亥代

見於左師

華亥既為右師見

音左師曰女夫也

華亥必亡

必有禍



女喪而宗室而汝也言合比與汝同宗汝

喪去於人何有薄所厚者薄無所不人亦於

女何有出子爾者反乎爾者也汝詩曰雅舉大

詩宗子維城言宗子之毋俾城壞母使宗

若城之有墮壞母獨斯畏城壞則藩屏皆

○母音無下同女其畏哉言汝為二

者至矣可畏○六月丙戌鄭災伯終士文○楚公子

棄疾如晉如晉報韓子也送前年過鄭道

鄭國○過如鄭罕虎皮子公孫僑產子游吉

叔從鄭伯以勞諸相相鄭地三子從君迎

去聲勞辭不敢見之勞○見音現固請見

之鄭伯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言棄疾共而有禮王以

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疾共而有禮王以

如上卿楚如見以馬六匹以兩殺見子產孫僑

以馬四匹降殺子見子大叔即游以馬二

匹又降子禁芻牧採樵禁止芻牧牛馬不



入田田不種不樵樹樹不伐不采藝藝不採

不抽屋宇不抽不強勻勻於人不為暴強上聲

誓曰誓與從者有犯命者言有干者君子廢

君得子則廢無小人降小人則退舍不為暴

其所舍止不為暴主不恩賓恩患也客為患恩音溷

往來如是法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

王也三卿罕為楚王以其愛人也韓宣子

之適楚也楚前年致楚人弗逆楚不使之公

子棄疾及晉竟至公子棄疾報聘來晉侯將

亦弗逆晉平公迎疾不叔向曰楚辟言楚

辟下音我衷言晉人若何效辟楚人何效

邪詩曰角舉爾之教矣上所教民有教矣

下皆相效從我而已我中焉用效人之

辟安用效學他人之書曰書聖作則則法

於天可為法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也寧

則法而則人之辟乎而法則匹夫為善



單獨一夫民猶則之民猶信之况國君乎

苟能為善法君之尊晉侯說晉平公喜乃逆之

而况國法乎乃使迎公子棄疾秋九月大雩旱也祭

傳言叔向知禮疾○秋九月大雩旱也祭

日○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楚子執之靈楚

王執逃歸儀楚懼其叛也楚人懼徐使遠

洩伐徐遠洩楚吳人救之徐救令尹子蕩帥

師伐吳即楚師于豫章也師于豫而

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吳人敗其師

于房鍾房鍾吳地子獲宮廐尹棄疾

宮廐尹弃疾闞韋龜也子蕩歸罪於遠洩而

殺之歸罪於遠洩也○冬叔弓如楚聘魯

叔弓聘且弔敗也○十一月齊侯

如晉齊景公請伐北燕也告盟主請士匄

相士鞅逆諸河士匄即士文伯與士鞅之

為介也禮也者之禮來晉侯許之公許

燕北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齊侯自晉遠

燕北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齊侯自晉遠



將納簡公

簡公即北燕伯三年

晏子曰

仲私計不入

言北燕簡公燕有君矣

北燕別

立有君矣

民不貳

吾君賄

左右諂諛

齊君左右皆諂

作大事不以信

欲作大事而不以誠實之道守之

未嘗可也

齊平傳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四十九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五十

魯昭公六年

梅賾 沐 堯叟 唐翁

七年 春王正月既望齊平

平不書必開

而右書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

氏皆時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

月公如楚 叔孫婁如齊治盟

如齊尋舊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姑音歸又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卒子○九月

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見經齊求之也

齊伐燕無人賂之反癸巳齊侯次于魏魏

從齊平如晏子言竟燕人行成使人曰敝邑知罪言燕人

不能服事敢不聽命先君之敝

大國之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

器敬器請以謝罪請以謝罪不公孫哲

曰齊大受服而退燕人配服侯釁而動侯

釁隙而可也其亦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

水名齊燕為燕人歸燕姬燕人賂以

瑤瑤王也瓊瓊王也瓊瓊王也瓊瓊王也

不克而還不克納簡○楚子之為令

尹也楚靈王之為王旌以田王旌羽為旌

於軫蓋子國為令尹無字斷之楚楚官

無字名也斷子國曰一國兩君王旌是

之旌○芋音喻



國兩其誰堪之楚國何及即位及靈王為

章華之宮為宮名納亡人以實之而逃有罪

者以實無字之閣入焉無字守門閣人有

無字執之無字就宮有司弗與王宮之有

聞之曰執人於王宮且謂無字就其罪大

矣罪莫大此執而謁諸王謂告也因執無王將

飲酒遇其無字辭謝於王曰天子經略天子

四海天日經略諸侯正封諸侯封疆有定

古之制也古先之制也封略之內天子封內何

非君土君者若非吾君之地食土之毛

毛草也言食誰非君民何者非吾故詩

曰北山詩普天之下言莫非王土

莫非王率土之濱言莫非王臣

莫非周王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人有十等自

恆等凡下所以事上服事取長以上所以

共神也鬼神也所以共其故王臣公臣屬

鬼神也所以共其故王臣公臣屬







乃闕乎

國家之事母乃

昔武王數紂之罪

昔周武王

紂之罪

以告諸侯

紂為天下

逋逃主

言天下之有罪而逋逃

萃淵藪

萃集也

故夫致

死焉

紂夫人皆欲致死力討

君王始求諸

侯

諸侯

無乃不

可乎

言其甚也

若以二文之法取之

王之法

盜有所在矣

言靈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

以往

而汝也

盜有寵

文之法

指我為盜

未可得也

之

葬靈王張本

楚子成章華之臺

容城

願與諸侯落之

大宰蕩啓

彊曰

楚大臣

能得魯侯

彊來召公

遂使遠啓強

辭曰

成公

昔魯先

命我先大夫嬰齊

曰吾不忘先君之好

言我好

不忘楚先君將



使衡父照臨楚國成二年魯使公衡為質於楚以請盟故言照臨

楚鎮撫其社稷鎮安撫也以輯寧爾民

以和輯安寧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奉承

以來嬰齊自受命弗敢失墮墜敬之至也

而致諸宗祧奉成公此語曰我先君共王

楚共王靈引領北望楚居南方故引領日北向以望中原

月以奠日以繼月傳序相接國次序於

今四王矣四王康王嘉惠未至朝魯君

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送康

葬孤與其二三臣時我楚悼心失圖哀感

其心傷悼社稷之不皇皇暇也國有大喪

況能懷思君德而况能思念魯今君若

步玉趾若足也今魯君辱見寡君辱來見

寵靈楚國及寵於楚國以信蜀之役以示于

有致君之嘉惠嘉惠君之是寡君既受賜

矣是楚君既受魯何蜀之敢望不復有質

君是楚君既受魯賜矣



子其先君鬼神其二國先君與實嘉賴之

實嘉賴之美而豈唯寡君豈唯楚君君若不來

魯君若使臣請問行期期魯見伐之寡君

將承質幣謙言楚君得奉承相見而見于

蜀而見魯於往日盟以請先君之貺請問

問不成公所賜公將往往魯公將夢襄公祖見

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言魯君必不襄

公之適楚也襄公二十夢周公祖而行襄公

魯夢周公祖今襄公實祖今襄公實為君

其不行魯君其子服惠伯曰行言魯君先

君未嘗適楚先君謂襄公故周公祖以道

之故周公祖祭襄公適楚矣今襄公已而

祖以道君而襄公祖祭不行何之之往也

楚又將三月公如楚昭公開道鄭伯勞于師

之梁鄭簡公迎勞魯侯于師之孟僖子為

介子僖子仲孫饗不能相儀不能相去



聲及楚及至不能荅郊勞不能荅楚人郊

子禮病不能本○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文經

晉侯問於士文伯文伯名旬晉平公曰

誰將當日食言誰之當對曰士文伯魯衛惡

之言二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大在衛

小公曰何故平公又問何故對曰士文

去衛地衛地之末如魯地魯地降

在衛食大在魯小也乃息故曰如魯地故

降於是有災衛地魯實受之其餘被道

大魯之其衛君乎其衛君魯將上

卿魯將上公曰言所謂彼

日而食于何不藏者何也平公曰食舉

詩兩句以問對曰不善政之謂也

其義何謂之政國無政善政不用善信

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而自取謫于

故政不可不慎也故不謹慎不可

務三



而已為三教而計此一日擇人而歸入二

日因民而經之利三日從時之順所也

晉人來治祀田前楚晉人使不盡歸今公適

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本祀田也謝息為孟

孫守謝息孟子家臣為孟孫不可不肯

與曰人有言曰詎有常雖有挈辨之知辨

之小者俞誰才守不假器為不辨借人

禮也此夫子從君夫子從公如楚而守臣

喪邑而守家之臣乃喪雖吾子亦有猜焉

言雖季孫亦不忠季孫曰即季君之在楚言魯

將疑我不忠季孫曰武子君之在楚言魯

朝于於晉罪也言晉罪君又不聽晉聽從

晉治祀魯罪重矣是增重魯晉師必至必晉

以兵來吾無以待之魯必無以待不如與

之成與祀以問晉而取諸祀我成反成而歸取

如吾與子挑子謂謝息言我成反成而歸取

誰敢有之誰敢有此成邑是但二成也孟



氏得挑并魯無憂而孟孫益邑而孟

成爲一子何病焉子謂謝息又辭以無山

益一子何病焉何以謝息又辭以無山

挑邑無山與之萊柞與之萊柞音作又乃遷

于挑謝息乃挑晉人爲祀取成不書非公命

○楚子享公子于新臺新臺即章華臺楚靈

其使長鬣者相鬣鬣也欲先聲好以大屈

○楚子享公子于新臺三爲魯公設享以落

大屈弓名其好之賜以大屈也買云

實金可以爲劍出大屈也○必去聲屈居

又既賜而悔之楚子遠啓疆間之夫楚

啓疆間楚見公乃見魯侯公語之昭公以

子之申梅見公○見音規公語之所賜告

去聲○語拜賀啓疆并公曰何賀魯公因問

對曰齊與晉越越言齊與晉欲此又矣欲得

屈之弓寡君無適與也楚君不知人而傳諸

君而以大屈君其備禦三鄰三鄰謂齊晉

越將伐魯慎守寶矣謹慎保守此敢不賀

手敢不并賀公懼魯公恐因大乃反之乃

大屈還楚不信所以不終

○鄭子產聘于晉

楚靈王不信所以不終



即晉侯有疾晉平公韓宣子逆客逆客迎

謂子私焉與子語曰寡君寢疾言晉平公

於今三月矣於此凡三月並走群望望晉所

往祈禱山祈禱皆走有加而無瘳病勢有加今夢黃

熊如字蓋平公夢見黃熊入于寢門寢室

問其何厲鬼也厲鬼所為對曰子產以

君之明以晉君子為大政子謂韓起其何

厲之有其何厲鬼神敢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

在東海祝其神化為黃熊鯀既死其以

入于羽淵鯀者曰非入水物故是三

能既既文及字辨辨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

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實為夏郊鯀

父夏家三代祀之夏既郊祭歷殷周二代

祀晉為盟主言周襄晉為盟主其或者未

之祀也乎祀於夏郊韓子祀夏郊鯀祀晉

侯有間晉侯病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鼎方



以晉所貢晉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豐施鄭公孫良之子三至晉以州田賜曰

日君以夫公孫段言往日晉君以鄭為能

任其事為能當其君之事而賜之州田賜

州田在今無祿早世此在正月卒不獲久享

君德不得永以享交其子弗敢有公孫段

敢以為不敢以聞於君不敢以歸田私致諸

子敢私取邑宣子辭韓宣子辭子產曰古

又有言古言有曰其父析薪言其父析薪其

子弗克負荷其子不能背負有荷以歸其

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施豐施也言

當其先其况能任大國之賜而况能任當

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吾子謂韓起縱執後

之人謂韓起若屬有疆場之言言治晉

鄭驪馬之事故邑獲兵辭已得罪而豐氏

受其大討此邑必受大討吾子取州若韓



取此是免敵邑於矣晚之罪而達置豐

氏也而豐施免受大敢以為請歸請以晉

宣子受之田受州以告晉侯以鄭歸州曰晉

侯以與宣子田晉與鄭宣子為初言言初

謂與是文病有之田為己病以易原縣於

樂大夫心者大韓宣子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

縣鄭人相驚以伯有十年鄭人殺之至

而相驚鬼曰伯有至矣言其則皆走而皆驚

不知所往之甚鑄刑書之歲二月年在前或

夢伯有介而行伯有被甲而行曰字此曰

下至又將殺段也皆夢伯有言壬子月三日余將殺帶也

有者言我將殺之明年壬寅二月十八日余

又將殺段也言公孫段豐氏黨及壬子駒帶

卒及所夢帶果卒國人益懼鄭國之人以

齊燕平之月此年壬寅公孫段卒寅月士

段果國人愈懼鄭國之人以夢其明月年



二子產立公孫洩洩子孔子之子也襄十九  
月使廟及良止立其子伯有之子也襄十九  
宗廟有乃止伯有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大  
慰伯有乃止伯有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大  
叔即游吉問子產子產曰鬼有所歸言鬼  
以立二游人之故子產曰鬼有所歸言鬼  
廟則得乃不為厲乃不為惡厲吾為之歸  
其所歸乃不為厲也宗大叔曰即子公孫洩  
也廟以為之依歸也宗大叔曰即子公孫洩  
何為子孔不為厲子產曰說也說所以解  
為身無義而圖說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

大義存誅絕者之從政為政之道有所反之不  
後以解說民心之故為政有所反之不  
可使道如立公孫洩之類以取媚也取媚  
於民使不媚不信不信之招也及子產適  
民不從也信而後從其言民苟及子產適  
晉及子產至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曰伯  
有猶能為鬼乎言伯有既死尚子產曰能  
答言何人生有生始化曰魄魄形也始化  
故不能何人生有生始化曰魄魄形也始化  
生曰魄此有既生既生魄陽曰魄靜至靜生



動陽也魄陽為氣其神用物精多也物權精勢

致精爽用權勢則魂魄強居移氣故魄強是

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精者神之未融是以積精

而至於神精匹夫匹婦強死婦如匹夫匹

死強上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其遊魂

能馮依於賤人以為淫厲以為淫厲愚之况良

霄伯有况我先君穆公之胄鄭穆公生公子

子良之孫子良生子聃孫子耳之子子耳之子子耳生

伯有伯有况我先君穆公之胄鄭穆公生公子

有伯有况我先君穆公之胄鄭穆公生公子

鄭鄭雖無腆雖微抑諺曰有伯有况我先君穆公之胄鄭穆公生公子

國叢爾小貌言而三世執其政柄卿執為政

之權其用物也弘矣其用權勢其取精也

多矣其致精爽其族又大其宗族所馮厚

矣良霄魂魄所重而強死而強死強積而不病能為

鬼厲能為不亦宜乎言其宜也傳○子皮之

族罕虎之飲酒無度相尚以酒奢故馬師氏

宗族之飲酒無度相尚以酒奢故馬師氏



與子皮氏有惡馬師長公孫錡之卒朔殺

師與子皮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年卒朔殺

卒魁卒朔即為韓宣子

問其位於子產問在何位子產曰君之驕

臣謂卒朔出奔乃苟得容以逃死苟得容以逃死苟得容

死何位之取擇高下之卿違以禮去

者從大夫之位若其罪

降罪重則古之制也朔於敵邑

卒朔國之亞大夫也大夫其官馬師

也馬師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

之惟晉之執政得免其死得免其死為惠大

矣其為思惠又敢求位豈敢位宣子為子

產之敏也達宣子以子產敏使從嬖大夫

雙大夫大夫大夫今從大夫大夫但降一等不以罪降○秋八

月衛襄公卒經見晉大夫言於范獻子范獻子

執曰衛事晉和睦言衛之睦晉不禮焉

三十一



晉不加庇其賊人言尚容庇孫林父而取其

地地謂戚田取盡氏邑六十以六年晉疆故諸侯

貳諸侯事晉者皆有詩曰常棣詩雅鵲鳩在

原鵲鳩離渠也其在原野兄弟急難兄弟以喻

相救難於急難不可自聲又曰亦常死喪之

威威畏也言有兄弟孔懷兄弟至親宜甚

棄兄弟之不睦晉衛兄弟也至親於是乎

不弔相弔是乎不况遠入而况誰敢歸之

誰敢望晉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言

不禮衛必叛我衛必怨是絕諸侯也是棄

絕諸侯不獻子以告韓宣子范獻子以晉

諸韓宣子說韓宣子喜悅其使獻子如衛

弔使范獻子如衛且反戚田傳言戚田衛

齊惡告喪于周衛使大夫齊惡以且請命

且請王命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成簡公王卿

以為光寵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成簡公王卿

襄公且追命襄公且追命如衛弔成簡公王卿

之喪且追命如衛弔成簡公王卿



曰叔父陟恪陟登也恪敬也在我先王之

左右言襄公左右以佐事上帝帝天也言

神余敢忘高國亞圍二圍周之先也為殷

者景王追命衛襄故言○九月公至自楚

公三月如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孟僖子不

已答郊勞以相去聲乃講學之乃講習而苟能

禮者從之皆從而師之及其將死也孟

子卒在二召其大夫自此以下皆夫而囑之

年事傳終言曰僖子禮禮為道人之幹也

有禮如木無禮無以立無禮無以立其

其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將有達者姓

孔子名丘蓋僖子卒時聖人之後也聖人設湯

而滅於宗孔子六代祖孔子齊魯其祖弗

父何弗取何孔子之祖也以有宗而授厲

公弗立以何讓公及正考父父何之曾

叔佐戴武宣及正考父三命於益



共三命益命上卿其言精也故其鼎銘云

鼎有銘之一命而後復一命其容再命

而偃及受再命其容三命而俯

三命其容其容共循墻而走

於偃此所謂益共也循墻而走

大道於通者亦莫余敢侮言我亦不敢

於是為鐘至也音旃鬻於是炎孫

皆言也其共也如是有考如此識臧孫統有

言仲舉試曰聖人有明德者聖人之後而

若父正若不當世若不得當世其後必有達

人其後也子孫必有今其將在孔丘乎其

將在身乎尼我若獲沒我若得必屬說與何

忌於夫子皆說即南宮敬叔何忌即孟懿子

必屬二子於仲使事之使師而學禮焉而

仲尼習以定其位可知禮則位故孟懿子

文何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以事孔子

師



仲尼曰其事曰論能補過者凡人有過失而

君子也君子之德也詩曰舉小雅君子是則是

效言君子之德可以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孟僖子能補過○單獻公棄親用羈獻公

此詩則效之義○單獻公棄親用羈孫周卿士也冬十月

辛酉襄頃之族襄公曾祖與祖之父此獻殺獻

公怨其棄親而立成公成公獻○十一月

季武子卒孫宿晉侯謂伯瑕伯瑕即士文

曰吾所問日食言我此年四月從矣皆順

以言衛君魯可常乎可常必對曰士文不

可常必六物不同歲時日月民心不

壹政教殊異故事序不類事序不類官職

不則治官居同始異終或同其始胡可

常也胡可必詩曰北山詩或燕燕居息燕燕

安閑親言同為王或憔悴事國詩作盡

從國事其異終也如是其所公曰何

從國事其異終也如是其所公曰何



謂六物平公又問六物之義何如對曰又士文伯歲時日

月星辰是謂也是謂此六物公曰多語寡人

言詳以辰而莫同凡謂之辰如北辰大何

謂辰何者謂對曰日月之會一月行一度凡十日

二文是謂辰之所會謂故以配日謂以子丑

○衛襄公夫人姜氏宣姜即無子宣姜無

嬖人嬖始生孟縶襄公嬖寵之人曰嬖始

周又指孔成子夢康叔謂已孔成子孔成子衛

孫丞也夢衛立元康叔使孔成子立元

先君康叔告已已為衛君夢時元尚

生余使羈之孫圉又羈孔丞之孫也與史苟

苟史相之相元以去聲君史朝亦夢康叔謂

已史朝謂已余將命而子苟也言汝

我將命與孔丞丞即孔

汝子苟與孔丞丞即孔

子之曾孫相元為衛君史朝見成子見史朝

成子告之夢告成子所夢協朝所夢也與

夢協合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二在



年媯始生子衛襄公之嬖人名之曰元媯

少子乃孟也孟縶之足不良病弱行也孔成

子以周易筮之孔成子即烝鉏以曰首占

元尚享衛國尚庶幾也言元主其社稷主

社稷之遇屯震下坎又曰再占余尚立縶

言我庶幾尚克嘉之嘉善也庶幾遇屯

見上之比坤下坎比比也初九以示史朝

卦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史朝答言筮卦曰

元縶是又何疑焉何可疑成子曰非長之

謂乎元縶之元亨謂年長非對曰康叔名

之所命之名可謂長矣可以言元孟非

人也非全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列

謂長不可謂且其繇曰且危卦之利建侯

利在侯建嗣言何建嗣子有常位故無

盼既非嗣也今以位不定亦無所建乃二

卦皆云有建侯之文皆子其建之成子其



從建之而康叔命之命名也言康叔二卦告

之二卦告以筮襲於夢大誓曰朕夢協朕

武王所用也此周武王所得天下弗從何為不

將有為弱足者居其家不能行侯主社稷

侯之為社臨祭祀之臨祭祀奉民人奉養事鬼

神最事從會朝從諸侯又焉得君其勞如

焉音州各以所利建美利居元吉利不亦

可乎言其故孔成子立靈公是為靈公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音註入正文春秋拾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五十一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五十一

魯昭公七年

梅賾 林堯叟 唐翁

八年卯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夏四月辛丑陳侯

溺卒楚平公卒是年滅陳十三年○叔弓如晉

賀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稱行人

罪人○陳公子留出奔鄭會為君而出奔○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蒐于紅魯地書蒐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李

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于

紅也自根年至于商衛車千乘官三家之

師也自是而及蒐三家所以羅武焉爾是紅

反東○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昭共殺樞

音戈過無傳不早而冬十月壬午楚

師滅陳稱將帥不以八日不○執陳公子招放

之子越無傳復稱公殺陳孔吳無傳招之

○葬陳哀公魯往會故書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魏忽作人拾說

晉侯問於師曠其曠曰石何故

言石不能言石不能言石非能

馮焉或有鬼神馮依於石不然苟此民聽濫

也民聽失也謂石本不言抑臣又聞之言臣又

聞曰作事不時輿作害民時怨讒動于民

怨怨謗謗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時則有不

能言之物今宮室崇侈今晉作多言室民力

而作人言今宮室崇侈今晉作多言室民力



彫盡彫在怨讟並作莫保

其性性命不敢石言能言不亦宜乎

宜其致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築宮於

地在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子野之

言其君子哉謂君子君子

之言凡信而有徵信而故怨遠於

其身其小人之言凡小人僭

而無徵無故怨來及之及於其躬詩

曰無哀哉不能言謂可哀者不能

僭也以匪舌是出其非不自古出唯躬是

瘁以信不信反苛矣能言苛者能言為可

也以信不信反苛矣能言苛者能言為可

聽俾躬處林能其如流巧言而順叙以

之謂乎師曠此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

如此與今是宮也成諸侯必叛方

諸侯君必有咎君夫子知之矣

謂背數君必有咎君夫子知之矣



夫子謂師曠其知之矣○陳哀公元妃鄭

姬元哀公也生悼太子偃師鄭注二妃生

公子留留哀公也次下死生公子時時哀公

所二妃嬖次夫嬖留有寵其寵屬諸司徒招

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哀公以屬音

燭哀公有廢疾陳廢三月甲申公子招

即司公子過皆哀公弟殺悼太子偃師二子殺

之而立公子留次夫入○夏四月辛亥

哀公益哀公憂千徵師赴于楚徵

師師大夫以且言有立君且言公

子勝愬之于楚勝以相過楚人執

而殺之殺師公子留奔鄭公子留書

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

也言相罪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書罪不在行人也罪在重發之○叔弓

如晉如晉智堯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



晉晉吉吉相相子子大大亦亦實實虎虎祁祁也也宮宮亦亦實實史史趙趙見見

子子大大叔叔晉晉子子大大叔叔見見之之曰曰甚甚哉哉言言其其相相

蒙蒙也也實實也也言言其其相相也也可可弟弟也也德德謗謗是是可可

也也而而又又賀賀之之而而賀賀子子大大叔叔曰曰吉吉若若何何弔弔

也也如如何何可可其其非非唯唯我我賀賀非非惟惟鄭鄭國國將將天天下下

實實也也言言弔弔其其非非唯唯我我賀賀○秋秋大大蒐蒐子子紅紅大大蒐蒐數數

車車馬馬也也不不自自根根至至千千商商衛衛也也商商宋宋地地

魯魯西西竟竟拉拉未未也也以以蒐蒐革革車車千千乘乘革革車車也也言言

千千乘乘明明大大蒐蒐且且見見魯魯眾眾○七七月月甲甲戌戌齊齊子子

尾尾卒卒即即公公子子旗旗欲欲治治其其室室雅雅之之子子旗旗施施也也治治

之之家家丁丁丑丑殺殺梁梁嬰嬰梁梁嬰嬰子子旗旗殺殺之之家家八八月月庚庚戌戌

逐逐子子成成即即公公之之子子工工弟弟錡錡也也子子車車項項公公之之子子

齊齊大大夫夫又又皆皆子子尾尾之之皆皆來來奔奔三三子子奔奔魯魯不不而而

立立子子良良氏氏之之宰宰子子穀穀好好尾尾之之三三高高立立其其莫莫

臣臣曰曰子子尾尾之之孺孺子子長長矣矣孺孺子子謂謂子子尾尾之之子子

長長張張而而相相吾吾室室而而子子旗旗欲欲治治我我也也



是子旗欲來授甲家之徒於子尾將攻之

陳桓子善於子尾素與子尾厚善亦授

甲陳桓子亦授甲將助之以將助子旗或

告子旗或難告於子旗子旗不信信或人

言則數人告續則數人將往子旗將往子

又數人告於道告於道遂如陳氏旗

陳氏桓子將出矣出助子尾聞之而

還聞子旗遊服而逆之戲之服去我備著游

請命桓子旗請對曰桓子聞疆氏授甲氏疆

言即高疆子將攻子子謂子旗言子聞

諸其問子旗曰弗聞言此子盍亦授

甲桓子何詐謂子旗無字請從無字桓子名

文疆氏子旗曰胡然何為如此彼孺子

也彼謂子良吾誨之我教誨猶懼其不濟

不能成人吾又寵秩之為立請其若先

人何先人謂子何以見其先人相好子盍謂之



勸桓子何不告周書曰舉周書惠不惠言

施惠於茂不茂於不勉也勸勉康叔所以服

弘大也此康叔所以桓子誓桓子誓願桓子誓

曰頃靈福子頃靈福子君言其降福於子吾猶有

望言我尚望子遂和之如初和藥高○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二子

今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

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天子偃師之子

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會圍陳冬十

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一月十八日與嬖

克殺馬毀玉以葬者與也克嬖以非禮

厚葬楚人將殺之楚人將請寘之寘馬王

不既既置又請私盡羣臣思私於幄幄

也加經於顛而逃加首經而去使穿封

戌為陳公或楚大夫滅陳為陳縣曰城麋之後

不訥與靈王爭皇頡故曰不訥侍飲酒

不訥與靈王爭皇頡故曰不訥侍飲酒



於王穿封或侍王曰靈王問城麋之後言

者爭皇女知寡人之及此汝必避我下不敢爭皇諷

其辟寡人乎也○女汝下同辟避對曰

穿封若知君之及此王篡位為君靈臣必致

死禮我必為邪教盡臣以息楚國以寧息楚

晉侯問於史趙晉平公問陳曰陳其遂亡乎

言陳為楚所對曰史趙未也言陳未公曰何

故滅又問何故已對曰史趙陳為顓頊之

族也陳祖舜舜歲在鶉火歲星也鶉火

是以卒滅顓頊陳將如之

陳顓頊之族今在新木之津寅位蓋箕

謂之析木之津故猶將復由將復用

且陳氏得政于齊若陳氏得政仲子齊

而後陳卒亡陳氏與而自幕至于瞽

瞽瞽瞍無違命無違天命舜

重之以明德舜又增重以真德於遂遂蓋



殷之與在... 遂世守之

及胡公不淫也胡公其德不遠故周賜之姓

王賜姓曰武使祀虞帝

所以聞盛德必百世祀得百世祀者祀虞之世

數未也及自百世至今未繼守將在齊

祀者其在齊其兆既存矣

華多鄭游吉行趙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

大華多鄭游吉行趙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

○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夏四月陳災

猶晉之災也陳既已不書晉也

○秋仲孫獲如齊獲音獲

冬築郎囿囿也築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

會楚子于陳楚子不在陳故曰國大夫往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

見經實城父實城父為夷故傳實之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伍舉授許男

田田然丹遷城父人於

陳陳故地以夷濮

西田益之西遷方城外於許

成成又五年許遷於葉因以葉為許今許遷於

安安○周甘人與魯閻嘉爭閻田閻大夫周

閻閻大夫一魯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潁陰戎

帥帥陸渾之周潁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詹桓伯周大夫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我言

周自夏以后魏駘芮岐畢右稷以功受此吾

西土也此五國者我周也及武王克商武王

克商而蒲姑商奄二國在吾東土也我周

得天下巴濮楚鄧四國在吾南土也我周南

上之境也肅慎燕亳三國在玄菟北方肅慎北夷吾北

土也我周北方吾何邇封之有外薄四封疆

何近文武成康文王武王之建母弟同建



兄弟以以蕃屏周以為周室亦其廢墜是

為國當救濟之廢墜為兄弟之聲豈如弁髦垂童子

謂之冠必以弁蓋細布冠也故弁髦而因以敵之

童子如冠三加冠成禮而弁其始冠先

王居擣杙于四裔言擣杙略舉四凶之一

中以禦螭魅以禦人害者故允姓之姦允姓

陰我之祖與三苗俱居于瓜州陰我居瓜

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僖十五年晉惠而

誘以來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使備我諸姬

地則我焉取之若非惠公誘我則安我有

中國陰我據地誰之咎也言其咎古稷封殖

天下昔后稷修封疆殖今戎制之今戎得之

不亦難乎治亦難乎伯父圖之圖度之我

在伯父在晉侯猶衣服之有冠冕猶衣服

後貴木水之有本原原然後文長民人之

重原然後文長民人之



有謀主也謀主謂宗族師長之師長也

其有伯父若裂冠毀冕晉猶然後親踈長人

毀其冕拔本塞原晉猶木水周猶木之猶本原今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陰比言伯父之謀主今晉君

責余一人謂宣子韓宣子向謂曰文

之伯也言晉文公豈能改物未易色翼

戴天子翼佐天子而加之以共恭敬○之共

恭自文以來自晉文世有衰德亂之德而暴

滅宗周而陵暴天子以宣示其侈明示其

於人諸侯之貳諸侯之攜不亦宜乎言其

且王辭直且王子其圖之圖宣子其

宣子說宣子喜悅王有姻喪景王時

且使趙成如周與趙司中且致閭田

且致甘大夫所與趙司中且致閭田

之領所獲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



晉甘賓清以周大夫說於晉大夫襄即字又執晉人

禮而歸之夫而歸之於周夏四月陳災見

註鄭裨竈曰禘竈鄭五年陳將復封過

陳將復封去封封陳既封五十二年而遂亡

年而國子產問其故復封子產問其所以對

曰禘竈陳為國水屬也故顛項之後火為道

水妃也火妃者非又配之妃而楚所相也

也楚之先祝為楚治○辛火正主今火出而

火陳朕心起也長曆於周為五年日而四

三幹先有火見師遂楚而建陳也水與則楚喪

而故曰楚楚妃以五成合得五而五行○如音

配故曰五年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封為十歲

五及鷦火是歲星在星紀丑度五歲及

十歲而及鷦火又四度而後陳卒亡

而後陳終楚克有之陳之出能有天之道也

天數以五為紀故天理之必火故曰五十

盛衰陳亡楚得天理之必火故曰五十



二年故曰陳亡必晉荀盈如齊逆女自

也通還而自歸齊六月卒于戲陽之也本于戲陽

殯于絳歸殯未葬未葬尚晉侯飲酒樂平晉

公飲酒音洛樂音洛膳宰屠蒯超入屠蒯者公曰

飲酒而請佐公使尊酒公之使人執尊酌許

之許公而遂酌以飲工蒯超也示

將司聰也工蒯超辰在子卯子卯也示

卯已謂之疾日疾惡也國君以君徹宴樂

舍樂而不音捨為疾故也為惡疾忌日故也君

之卿佐國君位是謂股肱譬如人身股肱

或虧今音盈何痛如之其為疾痛甚

女滌聞而樂師曠是不聰也君是為

之不聰此汝又飲外壁壁叔又

以酌酒飲之曰女為君目我為君目視將司



明也禮學以事服以蒞禮蒞表吉凶之禮

禮以行事禮節輕重所事有其物物類

是為吉表其類如弁物有其容容貌也

物之類今君之容卿佐之喪

之哀戚非其物也而作樂歡會是以哀戚

而女不見此變淑而吉服是不明也目是為不

宜罰也亦自飲也飲以示罰曰味以行

氣滋味調和所以氣以實志氣血平和所

志志以定言志在者所以定其言也言以出

令發口為言既行臣實司味實司

君之二御失官君者失官謂不聰明而君

弗命不能出命臣之罪也責此乃臣之

罪所以公說悅其言徹酒徹去酒樂初公

欲廢知氏先時平公欲因荀盈之死而立

其外嬖夫代荀盈為嬖大為是後而止為屠

言後改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樂



盈之子知文也子也使樂佐○孟僖子如齊

下軍代父也以自解說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

禮也得繼好息○冬築郎囿註見經書時也

書其得城季平子欲其速成也築之役

速叔孫昭子曰即叔孫姑詩曰靈臺詩經始勿

亟言文王始經營靈庶民子來乃庶民樂

之勤焉用速成安用急速以圖其以勤民

也其以勤勞其民人也無囿猶可有國家者雖無

苑囿不無民其可乎有國家者若失其

經十年己巳春王正月○夏齊藥施來奔

者酒好內以取○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

孫矍帥師伐莒舍中軍矣曷為書三卿帥師

內取邑悉書也於是取鄭不書取邑不足詳

也由是定六年取鄭匡不書哀元年取晉蒲

書不○戊子晉侯彪卒昭公夷立○九月叔

孫姑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十有二

月甲子宋公成卒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客星出於婺女

之次不書鄭裨竈言於子產裨竈鄭大夫

曰七月戊子言此年七月晉君將死晉平公今

茲歲在顛頊之虛謂玄枵也顛頊之虛姜

氏任氏姜齊姓實守其地齊薛二國守居

其維首客星居玄枵而有妖星焉其地故曰

妖星告邑姜也邑姜齊女為既嫁之女織女

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為既嫁之女織女

晉之妣也晉唐叔天以七紀七紀

戊子逢公以登必天以七紀七紀

斯於是乎出必天以七紀七紀

而日卒吾是以譏之天以七紀七紀

子晉侯齊惠藥高氏皆者酒藥高二族

好者皆出惠公而信內多怨信內多怨

疆於陳鮑氏藥高二族而惡之藥高

陳鮑二家所憂有告陳桓子於陳無告曰

為陳二家所憂有告陳桓子於陳無告曰



子旗即稷施子子良即高疆子將攻陳鮑

言稷高將攻亦告鮑氏既告陳氏桓子授

甲陳桓子信或人而如鮑氏桓子往鮑氏

遭子良醉而騁陳桓子及子良醉而遂

見文子文子即鮑國則亦授甲矣則鮑氏告已信

我甲使視二子使人探伺子則皆將飲酒

則子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告變者

聞我授甲桓子則必逐我二則

子必先逐我及其飲酒也及二將飲先夜諸伐

可乎陳鮑方睦陳鮑二方遂伐稷高氏

遂伐稷施子良曰先得公高疆陳

鮑焉往陳鮑失公莫將安往遂伐虎門

欲入景公不聽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

立于虎門之外晏平仲四族

召之稷高陳鮑四無所往晏平仲其徒

曰晏子之左助陳鮑乎鮑文桓子曰何善



焉晏子言陳鮑助藥高乎左左又問助曰

庸愈乎晏子又言藥高罪然則歸乎問既無

所助則且曰君伐焉歸晏子又言君歸公

召之而後入景公召之公卜使王黑以靈

姑鉅率三黑齊大夫景公卜使之以公旗

字又所吉吉卜得請斷三尺焉王黑請斷靈

敢與君同而用之而用之以師五月庚辰戰于

緜緜地名齊在後藥高敗子旗子

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子旗國人追之

藥高之助公之敗諸鹿門旗子良之師又

其藥施旗即子高疆良子來奔高疆不陳鮑

分其室子陳桓子晏子謂桓子晏

仲謂必致諸公必以分子旗子良室讓夫

讓之德之主也宗主也讓之謂懿德遜讓

懿美凡有血氣血氣心之皆有爭心爭利

之故利不可強利不可思義為

心之故利不可強利不可思義為



愈見利愈義且給利之本也有行義則

之利也是利益利生孽善利則效善姑

使無益乎且使無害利可以滋長長可以益

○張長桓子盡致諸公陳桓從晏子之言而

請老于莒告老退居於桓子召子山子山

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私具幄幕器用

不告於公衣與其器山具從者之衣履屐子

○人從去聲裝之而反棘焉其故邑歸之以子

商亦如之召子商亦如子山而反其邑亦以

之邑歸子周亦如之召子山之禮而與之夫子

以夫子周亦無邑故更反子城子公公孫捷子

八年所逐而皆益其祿益三子公孫

之無祿者凡齊國之公私分之邑子桓

以已邑國之貧約孤寡者凡齊國之貧窮

而孤者無私與之粟桓子以已曰詩云大

雅詩陳錫載周載詩作哉毛云哉載也鄭

王能布陳大



利以賜天下能施也由其不吝於施桓公是

以霸齊桓公亦能公與桓子莒之旁邑景公

以其陳桓子歸老于莒乃辭陳桓子辭穆孟姬

為之請高唐穆孟姬景公母也為陳桓陳

始大傳言陳氏○秋七月平子伐莒平子

孫意取鄭鄭莒邑取鄭不書公見獻俘獻

天子始用人於亳社謂亳社魯有是魯社所

殷社祭臧武仲在齊臧武仲即臧孫聞之

聞用人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言魯之先君

祭魯之周公饗義享者義也魯無義

是為無人以祭詩曰德音孔昭言君

昭明甚視民不能偷薄也視民如舊不能

之謂甚矣可謂甚矣而壹用之同一人也而

用之將誰福哉言既不受福又○戊子晉

平公卒如禘鄭伯如晉鄭簡公乃河平

晉人辭之禮諸侯不相游吉遂如晉

河



叔如九月叔孫姬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

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如晉經不書諸侯也葬平公

也送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行以皮即平也幣

幣子產曰喪焉用幣言晉新有喪安用幣

幣必百兩若用載幣必百兩必千人之百乘

必致之千人至必致之千人而致將不行

君而不得見新不行君而不得見新不行用幣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叔如九月叔孫姬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

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如晉經不書諸侯也葬平公

也送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行以皮即平也幣

幣子產曰喪焉用幣言晉新有喪安用幣

幣必百兩若用載幣必百兩必千人之百乘

必致之千人至必致之千人而致將不行

君而不得見新不行君而不得見新不行用幣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必盡用之必盡用之



未之喪禮未終其以喪服見其以喪服是重受

乎也是重受也大夫將若之何以大夫其何

皆無辭以見皆無辭見子皮盡用其幣子皮

費用所歸謂子羽告子羽曰非知之實

難言不知患將恣行之能行夫子知之矣夫

謂子產其我則不足言已不由子產之戒既

是我之書曰大甲書欲敗度欲敗度至敗至敗

度縱敗禮敗壞其禮制我之謂矣我其

善矣夫子知度與禮矣夫子謂子產知我

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故縱而行之不能

自昭子至自晉叔孫大夫皆見大夫皆見

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即子良奔在昭子語

諸大夫昭子語曰為人子言為人不

可不慎也哉不可不慎也昔慶封亡慶封亡

年子尾多受邑子尾高彊之而稍致諸君

而稍致其君以為忠齊景公以而其寵

邑以歸於公



之景公甚寵將死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

輦而歸其私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

及其子不能任子尾之不能任

是以在此是出於此忠為令德忠為德其

子弗能任其子不能當罪猶及之罪猶及

難不慎也難以見為喪夫人之力謂夫人

尾言子良不謹夫音秩棄德曠宗

先人之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亦不

善於詩曰舉大雅不自我先言禍亂不在

不自我後身之後其是之謂乎以喻高

已身自取此冬十二月宋平公卒見經初元

公惡寺人柳元公平公太子佐也元公先

欲殺之元公常懷及喪及元公居柳熾炭

于位去之將至及元公則

去之其處比葬及葬又有寵寺人

有寵傳言元公好惡無常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五十一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五十二

梅翁林

堯叟

唐翁

魯昭公八年

經十有一年庚午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

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

之于申蔡侯雖執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

音班般蔡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

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大蒐于比蒲○仲



孫矍會邾子盟于復祥復音浸又侵○秋季

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

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厥憇地開○九月己

亥葬我小君齊歸也齊歸也○冬十有一月丁酉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以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經葬平公

也嫌叔弓以禘事○景王問於萇弘萇弘

○天周景王問焉曰今茲諸侯詰之○何

實吉何國實何實凶何國實對曰萇弘蔡

凶言蔡國實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謂

年氣數與蔡侯般弑其君在豕韋襄三十二年

星在豕韋之次至今十三歲弗過此矣言

凶不過楚將有之蔡近楚故知然壘也無

德而享大刑所歲及大梁楚靈王弑之

年歲復在昭二十楚子在甲在申邑召

之道也不此天之道楚子在甲在申邑召



蔡靈侯使人召蔡靈侯將往蔡靈侯將往

大夫曰王貪而無信言楚靈王貪人無信

於感蔡近楚故楚常恨其幣重而言甘

甘言楚以重幣誘我也誘我也是必以計不無往

不可楚以重幣誘我也蔡侯不可從其言三月丙申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楚靈王果伏甲

醉而執之乘蔡侯既夏四月丁巳殺之蔡

靈刑其士七十人并殺蔡侯凡七十人蔡侯棄

疾帥師圍蔡靈王使棄韓宣子問於叔向

韓起問蔡曰楚其克乎言楚以詐圍蔡對曰

叔向克哉言其蔡侯獲罪於其君謂蔡侯

自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

楚以斃之言天欲假借楚何故不克必無

之然附聞之以册版向名不信以幸以詐不

師不可再也僥倖之事楚王奉孫吳以討

於陳八年王以計陳公子偃師曰將定而

於陳八年王以計陳公子偃師曰將定而



國而安定也許言將陳人聽命不陳人信之而

遂縣之以遂為陳國今又誘蔡計誘蔡侯而

殺其君侯殺蔡侯以圍其國使弄疾雖幸而克

而雖僥倖必受其咎不信之尤必弗能久矣

必天不能以楚克有緡為仍之會有緡以

喪其國其國○勝以去喪亡紂克東夷紂為

故東夷而勝之以隕其身隕滅其身以至楚小

位下而位卑於紂而亟暴於二王也而

數行暴虐其能無咎乎豈能免隕天之假助

不善且天之假借佑非祚之也福祚也厚

其凶惡重其凶惡而降之罰也待其惡

也滅之且譬之如天於天喻其有五材金木水火

材而將用之為用人力盡而敝之五者為物

力必有是以無拯拯猶救也盡則弄不

可沒振自敝無復救助沒而不可復振也

○五月齊歸薨即經書夫大蒐于比蒲蒐



大治也非禮也君有母喪國不○孟僖子會

邾莊公盟于稷祥孟僖子即修好修先君之

禮也盟會以交社稷故盟謂之禮

泉丘人有女泉丘魯邑夢以其帷幕孟氏

之廟夢孟氏之廟遂奔僖子泉丘之女

歸子其僚從之齊女之為僚友盟于清丘

之社盟于清丘曰曠書有子曰

設若無相棄也輒相棄皆僖子使助遠氏

之遣遣副碎也遠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

愁去○遣反自稷祥及僖子反自宿于遠氏

留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

人泉丘女生二子其僚無子泉丘女之僚

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楚師在蔡向

師之晉荀吳謂韓宣子晉荀吳曰不能救

陳晉不能救又不能救蔡今年楚圍蔡

物以無親無物事也事晉之不能晉之無



亦可知也於此可見已為盟主首為諸侯之盟

而不恤亡國危亡之憂恤將焉用之安用盟

音焉○秋會于厥慙晉會諸侯之謀救蔡也

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會厥慙子產曰行

不遠言此行必不能遠到不能救蔡也雖救蔡

小而不順蔡小國也而楚大而不德楚大

而強暴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天將棄絕蔡國

盈而罰之罪惡之罰蔡必亡矣蔡必滅亡

且喪君而能守者且國君為人所殺而能

鮮矣蓋亦三年王其有咎乎楚靈王

咎美惡周必復人為善為惡數歷一年也

然反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

復周穆於大梁靈王為惡之晉人使狐父請

蔡于楚狐父晉大夫弗許○單子會韓

宣子于戚單子即視下其視過下言徐其

大徐奄奄叔向曰晉叔向日單子其將死乎言公



死之將朝有者定常朝連有者定列位會有

表野會則設衣有禮○禮衣之領會也帶有

結結帶大帶結也會朝之言凡會朝言語必聞于表

著之位其聲溫和道中必達所以昭事

序也所以昭序也行視不過結禮之中

視不過於禮帶所以道容貌也達容貌

敬也其言以命之言是失其命容貌以明之

容貌且其敬失則有闕事有所闕則於

今單子為王官伯伯長也言單成而命事

於會而命諸侯之事視不登帶視不登於

過下言不過步言不過於貌不道容

是貌不是以而言不昭矣而言不足

道貌不不共貌正曰共不昭昭言不

日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矣為○九月

葬齊歸而公不感昭公無哀晉士之送

葬言時歸以語史趙既歸晉以昭



大越史記曰必為晉郊昭公不能出在侍

者曰左文趙之何故問何故昭公曰昭公曰歸

姓也公姓也言昭公昭公不袒不

歸也考所歸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魯言

而公室軍君有大喪昭公之母國不廢蒐

比不廢蒐于有三年之喪母喪三年而無一

日之感昭公國不恤喪為魯國之政而不

忌君也忌君之威君無感容為齊歸之

哀應不顧親也顧念之國不忌君不國

畏君不君不顧親君不念親能無卑乎忠

俱失卑昭公孫子齊○冬十

一月楚子滅蔡楚靈王用隱大子于岡山大

子蔡蔡公之天子蔡侯廬之申無字曰不

洋言教人五牲不相為用五牲

祭馬先不用馬沉用諸侯乎諸侯

之神子○十二月單成







在外素外素也而鄭丹在內然丹居

君其少戒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

不王又問對曰鄭京京對曰鄭京京對曰鄭京京

實殺曼伯曼伯實殺曼伯曼伯實殺曼伯曼伯

毫宋蕭毫實殺子游子游實殺子游子游

公與羣公公與羣公齊渠立齊渠立齊渠立齊渠立

殺無知殺無知衛蒲戚衛蒲戚衛蒲戚衛蒲戚

大城也實出獻公大城也實出獻公實出獻公實出獻公

由是觀之觀之則害於國則害於國則害於國則害於國

為國末大為國末大折者必折折者必折折者必折折者必折

不君所知也不君所知也不君所知也不君所知也

十有二年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

于陽于陽于陽于陽于陽于陽

○三月三申鄭伯嘉卒○三月三申鄭伯嘉卒○三月三申鄭伯嘉卒○三月三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公如晉至河○公如晉至河○公如晉至河



乃復晉人必首○五月葬鄭簡公葬○

楚殺其大夫成熊成熊即○秋七月○冬十

月公子慙出奔齊書○葬子慙徐○晉

伐鮮虞晉主○鮮虞本姓○秋晉也

也秋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秋晉何晉之君卿

無事於秋鮮虞雖與其無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唐

地陽因其眾也之○三月鄭簡

公卒見經將為葬除將除治及游氏之廟游氏

子大將毀焉將毀廟子大叔使其除徒

除道之執用以立執毀廟之而無庸毀

而無用而曰徒子產過女子產若過○

女音而問必問於汝何不故毀而何不治道乃曰

乃為我不忍廟也不忍毀人諾只其徒

將毀矣今將毀既如是除徒既如子產乃

使辟之子產不忍毀其廟使司墓之室有



當道者鄭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墓之室

鄭之學公墓夫徒屬之家大毀之若毀之室則朝而崩

推也道直故早朝而下弗毀不毀則日

中而崩道遷故子大叔請毀之請毀曰

無若諸侯之賓何言不欲遷道子產曰諸

侯之賓言諸侯能來會吾喪能來會吾

葬豈憚日中豈憚勤勞無損於賓少待

無所損客本而民不害不毀墓室於民何故

不為可故不遷遂弗毀不毀當日中而葬

遷道至日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

氏之廟及司墓禮禮夫無毀人以自成也

他人以○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宋元公新即享之魯人為賦蕭蕭賦亦

義取燕笑語是以有譽處今樂與華定

燕語也又曰宜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

光賓也又曰宜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

同言欲與賓同福弗知其義又不答賊



魯能賦詩答昭子曰昭子曰必亡言華定必宴

語之不懷而首章有燕語之義寵光之不宣

二章有寵光之義令德之不知德之義而

華定不能宣揚令德之義三章有令

能知同福之不受而華定不能享受將何

以在將何以久在其位為○齊侯衛侯鄭伯

如晉齊景公衛靈公朝嗣君也昭公○公

如晉亦狄朝至河乃復河乃歸取鄭之役十

年莒人愬于晉愬於盟也晉有平公之

喪晉以平公卒未之治也魯之罪故辭公之朝不

肯公子愁遂如晉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還

於○晉侯享諸侯來朝為設享燕之禮俱子

產相鄭伯辭於享享禮○相鄭定公請辭請

免喪而後聽命時鄭簡公未葬故請晉人

許之謂與人許其禮也情故曰禮之晉侯以

齊侯宴晉昭公以齊中行穆子相即荀吳投

壺晉侯與齊侯晉侯先晉侯為盟主穆子

射壺為樂



曰有酒如淮淮水也有肉如坻坻音遲

名也言有肉如坻坻音遲是也

中此中君去聲而中此中此為諸侯師當為諸

長中之而中齊侯舉矢齊景公曰有

酒如澠澠水名有肉如陵陵大阜

肉如高高寡人中此中此與君代興與當

晉君更亦中之而中伯瑗謂穆子伯瑗

文伯伯瑗曰子失辭言荀吳吾固師諸

侯矣我固為諸壺何為焉何假投壺其以中

雋也不言我壺雖中齊君弱吾君齊君欲與

以為輕晉君歸不來矣穆子曰吾

軍帥強禦言我三軍諸卒乘競勸步卒車

勤也今猶古也晉德不齊將何事齊不

無事將公孫使趨進而進大夫趨走曰日旰

君勤勞日旰可以出矣可以辭以

齊侯出乃奉齊景公以楚子謂成虎



成若救之餘也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聞

言若救之遂殺之成虎或譖成

虎於楚子或譖諸成虎成虎知之或人之

已譖而不能行去而不能見書曰楚殺其大

夫成虎經書懷寵也言其懷恩寵祿也○六

月葬鄆則為免喪經書五月既葬○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荀吳即中行穆子為

者假道於鮮虞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荀

會遂入昔陽昔陽肥國都秋八月壬午滅肥

肥白狄也以肥子綿臯歸綿臯肥子名為

○周原伯絞原伯絞周大夫原

使曹逃曹羣也○冬十月壬申朔原

輿人逐絞逐伯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

輿立之絞奔郊郊周○甘簡公無子甘簡

立其弟過無子立弟為過將去成景之

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

族過欲去其先君之族黨



獻公

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

丙申殺

甘悼公

悼公即過劉獻之

而

鱘

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庾皮之子過

之

傳甘悼公黨殺取辛于市

取辛周大夫

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五

皆周大夫皆甘悼公黨傳言

○季平子立

周襄原甘二族所以遂微

而不禮於南蒯

蒯南遺之子

南蒯謂子仲子仲子愨吾出季氏

言吾遂季

而歸其室於公

室季氏家財也言

子更其

位子謂公子愨更

我以費為公臣

我以為費

臣子仲許之

從其請

南蒯語叔仲穆子

叔

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

且告之故

且

見禮之故季悼子之卒也

悼子季武子

卒

先叔孫昭子以拜命為卿

昭子即叔孫

昭子受命為卿在

及平子伐莒

在十克之

取更受三命

平子伐莒以功加為三命昭子叔



仲子欲構二家叔仲子即叔仲小欲構謂平

子叔仲小告曰三命踰父兄言叔孫昭子受

兄非禮也以非禮平子曰然是叔仲之言故使

昭子自使叔孫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豎牛

孫氏在殺適立庶殺適子仲壬立庶故姑

也及此得昭子名姑後若因禍以斃之若

而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時若不廢君

命若不廢君則固有著矣著位次也昭

子朝而命昭子因朝曰姑將與季氏訟

子言也將與季氏訟辭無所

天有季孫懼平子而歸罪於叔仲子以三

父兄出於小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

謀季氏謀去季氏愁告公公昭公而遂從

公如晉在今南蒯懼不克南蒯恐不以費

叛如齊南蒯以費子仲還及衛子仲自晉

衛至聞亂之季氏逃介而先逃其副先



及郊歸及魯郊聞費叛費南遂奔齊

言及郊解經南蒯之將叛也南蒯將其鄉

人或知之南蒯之謀過之而歎過蒯而且

言且以言曰恤恤乎恤恤憂湫乎湫乎攸乎攸乎

懸危貌深思而淺謀思雖深而謀則邇身

而遠志志身近而家臣而君圖家臣而

有人矣哉微言南蒯收筮之其事

遇坤坤上坤下之比坤下

六五爻曰黃裳元吉坤六五以為大吉也

以爲大示子服惠伯子服惠伯曰即欲有

事何如言惠伯曰吾嘗學此矣

而言知此言忠信之事忠直則可則可

不然苟非必敗必敗外強內溫故外強內

故溫忠也強而和以率貞水而

以率信也和故曰黃裳元吉故其

元黃黃之中之色也中央之裳裳下之



飾也下也元元為善之長也善之長也也○長張

上中不忠能盡忠不得其色黃言非下不

共共在下而不能執不得其飾不為事不善

作事而不能盡善不得其極德失中外內倡和為忠內外

倡和倡和不相違率事以信為共率猶行

以信無欺實是之謂共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

為損是之謂善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

且夫易元吉之卦○夫音扶不可以

占險易道不可以占將何事也問其欲且

可飾乎且可以從中美能黃美者能為黃

色上美為元元者為體元之義下美則裳

足居下故其美參成可筮參美盡備猶有

者為下裳之服闕也筮雖吉筮雖得未也其義

將適費南蒯自其飲鄉人酒南蒯以酒飲

去鄉人或歌之鄉人或歌曰我有圃言我

園亂如把生於園圃非宜也



從我者子乎

子男子之通稱言從我者

鄙乎

去我必至鄙為倍其鄰者取乎也倍猶

其親

必有事已乎已乎遂不改非吾黨之

士乎

如此所為宜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

小季

即叔仲子蓋叔仲小構二家故小聞

之

叔仲小不敢朝取朝見不昭子命吏謂亦

謂

叔仲小待政於朝事於朝也曰吾不為

怨府

言我不能為明年叔子圍費傳○楚子

狩于州來

冬獵曰狩次于顛尾顛舍于下蔡使

蕩侯潘子司馬督蹇尹午陵尹喜帥師

圍徐

楚靈王使五大夫圍以懼吳徐吳與

之

以楚子次于乾谿在蕪國城以為之援

夫

為五大雨雪時天雨雪王皮冠靈王冠

冠

秦復陶繆所遺翠被以翠羽豹舄皮為

履

執鞭以出執鞭以僕析父從析父從王

去

聲○從右尹子革夕好莫見也○鄭丹王見之



見子去冠被舍鞭去皮冠羣被舍所與之

語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與呂

級齊大公之王孫牟衛康伯燮父晉唐

子禽父周公並事康王康王四國皆

有分齊晉魯衛皆我獨無有我謂楚也

能分器今吾使人於周今往我欲使求鼎

以為分九鼎三代傳之以為有國之

鞶分王其與我乎問子革周王其劉曰

子革與君王哉言以鼎與楚昔我先王熊

繹見經辟在荆山地處荆山草路藍縷

路車也以為以處草莽以居中中跋涉山

林草行為以通道路以事天子周之天事

子唯是挑孤棘矢以棘為矢以共禦王事

以其樂王宣不祥之事言楚齊王舅

也大成王母齊晉及魯衛魯王孫牟之齊王舅

王母弟也三國皆周之楚是以無分楚



是以獨而彼皆有彼以親今周與四國

無分今周與齊服事君王唯命是從

楚君之命豈其愛鼎鼎豈不王曰靈

又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昆吾曰昆吾少曰季連

季連楚之祖故舊許是宅昆吾許是宅

今鄭人食其田此時許之許之

而不我與地我若求之於鄭求之

吾地其與我手對曰又答

與君王哉言以田周不愛鼎周為天子不

楚鄭敢愛田鄭為小國豈敢王曰昔諸侯

遠我而畏晉昔中國諸侯遠棄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城今我大築陳蔡二不羹之賦皆

千乘四邑所出車馬之賦子與有勞焉謂子

子革與宣勞效於諸侯其畏我乎此諸侯自

楚而弄對曰畏君王哉言諸侯是四國者

四國即謂陳專足畏也其兵力專又加之







必有車轍馬跡焉欲車馬無所不備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謀父祭公名周卿士也招祈

行故作司馬之詩此詩逸以上王心止以諫

王之王是以獲設於祗宮穆王聞諫而止

祗宮免於篡祗臣問其詩巨以此詩而不

知也此詩相若問遠焉言不若王近事

之墳五典其焉能知之其倚

曰倚靈相周子能乎招之詩乎對曰倚相能

能知此詩其詩曰倚相遂舉祈招之悒悒悒悒安和

貌言析不用甲兵音悒悒式昭德音用能昭

然安和不用甲兵音悒悒式昭德音用能昭

明王之思我王度思我王室式如王王之

德馨之思我王度思我王室式如王王之

堅式如金之用形民之力言國之用

如金治之器隨器而無醉飽之心去其

制刑故言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去其

過盈心蓋是持穆王遠游王揖而入能自克

靈王感悟揖饋不食當饋而寢不寐當寢

子革而入宮饋不食當饋而寢不寐當寢

能數日深感子革此不能自克

崇數日深感子革此不能自克



以及於難難於篡弒之仲尼曰仲尼論

古也有志志也言克已復禮克去已私

仁也為仁之本也信善哉誠哉楚靈王若能如

是楚靈王若能克去豈其辱於乾谿安得

也楚果數弒明年○晉伐鮮虞見經因肥之役

也此肥在

音註人主之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二

音註人主之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三

魯昭公九年

經十有三年壬申春叔弓帥師圍費費魯邑內不言

皆言圍也○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

其君虔于乾谿靈王弒比立奔疾殺○楚公

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稱君而未列於諸侯

疾○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榘然林堯叟唐翁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平丘平丘衛地。晉復合諸侯也。晉合諸侯

矣。○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盟也。劉

不與盟魯不堪晉求護應以多公不與

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無

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於是楚平王封

大子之子廬歸于蔡。蔡侯何不與楚專封也。歸于陳

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辭也。衛侯鄭歸于衛嘗

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也。使 ○冬十

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 ○公如晉至河乃

復辭晉人 ○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見經弗克不能敗

焉人所敗平子怒季孫意如忿怒令見費人引若

遇見費人執之搏而以為囚俘以為囚治區

夫曰區音夫魯大夫非也言平子執若見

費人若遇見費人寒者衣之以苦於寒者與之



飢者食之苦於飢者與之為之令主德為美

費人而共其乏困而供給其貧乏費來如

歸費人來者得其家南氏亡矣滅此則南蒯

民將叛之將叛南氏誰與居邑

若憚之以威武使之畏憚懼之以怒

若使之民疾而叛使費邑之人莫為之聚

也是為南蒯結聚其若諸侯皆然設若諸

所為費人無歸費人窮困不親南氏

南氏相將焉入矣將安所入以庇平子從之

季平子從治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

謀殺言楚子之為令尹也楚靈王襄二

尹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又即

位在元奪遠居田遠居掩之族言遷許在九

而質許圍圍許大夫取以蔡洧有寵於王

洧蔡人仕楚楚者有寵王之滅蔡也滅蔡在

其父死焉洧在蔡故死其父王使與於守而行



靈王使洧守國而王行申之會在四年越大

夫戮焉于越大夫常壽過來會王奪闔韋龜

中犍韋龜今尹子文孫又奪成然邑成

韋龜而使為郊尹郊尹治郊竟大夫蔓成

然故事蔡公蔓成然即成然蔡公即棄疾

子成然故猶舊也蔓龜以棄疾有當

者皆王所不禮也不加禮之人也因群喪

職之族而怨王者大夫失職啓越大夫常

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開而圍固

城圍楚地克息舟舟勝楚息邑城而居之常壽

而居之觀起之死也觀起死在襄其子從

在蔡出從觀起之子事朝吳朝吳故蔡大夫

事曰觀從今不封蔡求復其故蔡不封

矣失此機會則蔡我請試之觀從以文死

難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第二元子皆靈王

難作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第二元子皆靈王

難作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第二元子皆靈王



奔晉子哲奔鄭觀從及郊子干子哲已而

告之情言觀從以情告二子強與之盟子強與

子強為盟入襲蔡乃入掩襲蔡公將食疾

時將見之而逃棄疾粹見二觀從使子干

進食使子干君蔡公之坎用牲加書坎地為

食林食蔡公之食而速行既盟又使

速去勿已徇於蔡已觀從也自蔡曰蔡公召

二子詐言蔡公使召子將納之子將納二與之

盟子既與二成盟而遣之矣先遣一子將師而從

之將以師從二其蔡人聚會將執之將執

以為辭觀從以曰失賊賊調子干子哲成

軍蔡公又而殺余而枉殺我何益於楚乃釋之

蔡人乃釋朝吳曰故蔡大夫二三子若能

死亡謂蔡人若能則如違之則可違蔡以

待所濟以待成若求安定若求安定若蔡人欲求則

如與之則可從蔡以濟所欲且違上

五十五



何適而可上謂蔡公違上何衆曰言乃感其

日與之公與蔡乃奉蔡公子奉公召二子子

干子而盟于鄧共盟于楚依陳蔡人以國

而陳蔡之國楚公子比干子公子黑肱皆公

子棄疾蔡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

葉之師帥大邑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

許圍蔡消以入楚時靈王在乾谿及郊郭

楚郭外陳蔡欲為名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

軍欲莫壁號曰蔡公知之其意知曰欲

速言欲速且役病矣且役人日請藩而已

請為藩乃藩為軍乃蔡公使須務

牟與史裨先入公之黨也夜二子先入楚

如裨音又因正僕人正僕大子殺大子

祿及公子罷敵祿罷敵皆靈三公子比為

王立子干公子黑肱為令尹以子次于

魚陂師次于公子棄疾為司馬蔡公



先除王宮先王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

于干使觀從從師而遂告之靈王使叛且曰且

之約先歸復所各安其所後者自投于

真音刈師及訾梁而潰靈王師及訾梁

王聞群公子之死也靈王聞太子自投于

車下以不勝忿怒自車曰人之愛子也

惜其亦如余乎同否我侍者曰王之左甚

焉他人愛子小人老而無子已老而無子

息知擠于溝壑矣擠隊也言死而王曰余

殺人子多矣言我從前多能無及此乎無

及於此報而使右尹子革曰即鄭請待

于郊請靈王待於以聽國人之所與王

曰眾怒不可犯也言楚眾皆怒不曰子革若

入於大都請靈王入于而乞師於諸侯而求

之師以王曰皆叛矣言大都如陳蔡不羹曰

子革若亡於諸侯請靈王出奔以聽大國之圖

又曰



君也以聽大國王曰大福不拜言為君大福不可再得

祇取辱焉適足以為諸然丹乃歸于楚然

即子革乃棄王曰夏夏漢水別名順流為

將欲入郢將欲入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

申亥無宇之吾父再奸王命吾父謂無

凡再奸犯王命王弗誅誅責孰大焉

其為思惠君不可忍既為吾君不可惠不

可棄受君之惠難吾其從王我其從王

乃求王申亥乃求遇諸棘闈棘里名闈門

棘里以歸申亥以夏五月癸亥王縊

於芋尹申亥氏之家自經而死申亥以其

二女殉而葬之申亥感靈王之恩觀從謂

子干子干時已立為曰不殺棄疾棄疾公言

若不殺雖得國雖得猶受禍也以棄疾有

子干必子干曰余不忍也言因棄疾得子

玉曰即觀人將忍子人謂弃疾將吾不忍



俟也

我不忍俟

乃行

觀從乃辟

國每夜駭

楚國之人

曰王入矣

言靈王入國矣

乙卯夜棄疾

使周走而呼

周備也

奔疾使人備走國

曰

王至矣

言靈王至矣

國人大驚

靈王貴至

使蔓

成然走告子干子皙

蔓成然棄疾黨

曰王

至矣

言靈王至矣

國人殺君司馬

言司馬謂奔疾

以恐將來矣

君若早自圖也

二君謂

若早自

可以無辱

戮之辱

衆怒如水火

焉

水火之難

不可為謀

不可更又有呼

而走至者

成然之言未畢奔疾

曰衆至矣

言殺司馬

二子皆自殺

位未定也

丙辰棄

疾即位

是為

名曰熊居

改名曰

葬子干于

訾

葬公子比

實訾教

不謂之教故以子干

為訾殺囚

棄疾乃取衣之王服

王之衣以楚

去聲

而流諸漢

流諸漢

乃取而葬之

以為靈王

以靖國人

國之人

使子旗為令



尹子旗即蔓成然平王楚師還自徐前年  
尹以其有功使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前年  
師吳人敗諸豫章吳要楚師而敗之豫章  
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  
軍楚師於豫章又拍舉之役兵人舍舟于  
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時當在獲其  
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在  
五帥即蕩侯潘子司馬督五人王封陳蔡立  
惠公吳于陳蔡平公廬于蔡復遷邑九年  
復其故國陳蔡已滅故言封復遷邑九年  
于夷遷城父人於陳遷方城致群賂始舉  
外人於許至是皆復其舊事時  
所許貨賂之施舍施恩惠寬民以寬宥罪赦  
今皆致之施舍施恩惠寬民以寬宥罪赦

罪舉職脩舉召觀從觀從教子干殺棄疾  
疾舉職廢官召觀從今召用之明在君為  
君之王曰觀從唯爾所欲唯汝欲對曰觀  
君之王曰觀從唯爾所欲為何官對曰  
若臣之先佐開卜言臣之先佐乃使為  
卜尹乃使觀從使枝如子躬聘于鄭枝如  
楚大夫平王且致欒之田欒本鄭邑  
使之聘鄭且致欒之田欒本鄭邑  
王新立故事畢聘事弗致知鄭自說服鄭  
還以賂鄭事畢既畢弗致不須致賂故鄭  
人請鄭人請於曰聞諸道路言聞諸道將  
命寡君以欒欒將與鄭君以敢請命敢請



命對曰如子臣未聞命臣未聞致既復

命於寔王問王問肇之問降服而對降

也謝違命曰臣過失命失君實有過未之致

也未及致命王執其手子平王之親執手日子毋

勤子謂子無母自姑歸且歸不穀有事不

平王自謂有事有他事也其告子也事將復使之權有他

年他及至芋尹申亥以王申亥柩告故以其柩告

乃改葬之而平王乃取初靈王卜曰靈先時楚

以命龜余尚得天下可得天下不吉龜兆投

龜怒投靈詒天而呼呼晉天而呼曰是

區區者言是區區而不余界與我不以余必

自取之我必欲以智民患王之無厭也國人

皆患靈王之貪故從亂如歸民樂於

然歸家初共王無冢適冢適無大適子先時共音恭

適丁有寵子五人有寵妻之無適立焉立

為太子不乃大有事于群望乃大祭祀于

知適從



川之而祈祈禱於神曰請神擇於五人者神言請

子擇五使主社稷使主楚國之祭乃徧以璧見於

群望乃奉璧玉徧謁于曰神而告諸當璧而

拜者言五子若有神所立也神所選立誰

敢違之誰敢背違既既謁羣乃與巴姬密

埋璧於大室之庭大室楚祖廟巴姬共王

廟庭大音太使五人齊使五子皆齊而長入拜

從長幼次序入拜康王跨之康王熊昭也

靈王肘加焉靈王熊虔也拜時子干子皙皆

遠之公比公比黑肱皆與平王弱弄疾抱而

入使人抱弄拜皆厭紐初埋時微見璧紐以為審

又厭壓闔韋龜屬成然焉韋龜知弄疾

其子成然託且曰韋龜且棄禮棄立長之

神違命違當璧之命楚其危哉終致靈子

干歸子干在晉觀從矯韓宣子問於叔向韓

宣子問其曰子干其濟乎言子干此歸對



曰叔向難其事宣子曰同惡相求謂棄疾

○好惡並如字又去聲如市賈焉如市賈

相求○何難其事必成對曰無與同好言

疾本不與誰與同惡則棄疾亦不得取國

有五難取國之難有寵而無人有大國之

輔之一也難有人而無主雖有賢人而二

也難有主而無謀雖有內主而三也難有

謀而無民雖有謀策而四也難有民而無德

四者既備五也子干在晉國之寵十

三年矣此十年奔晉至晉楚之從從子干遊

不問達者皆非明人可謂無人可謂無賢族

盡親叛宗族既盡可謂無主可謂無內無

釁而動召子干時楚可謂無謀可謂無先

為羈終世終身羈可謂無民可謂無民亡

無愛徵子干既奔楚人可謂無德可謂無

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楚君子干



借使楚人涉五難以弒舊君涉此五難誰

能濟之終亦無有楚國者終能奄有其棄

疾乎其棄疾當君陳蔡時穿封成既死棄

事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方城苛隱不作上

為虛惡之盜賊伏隱民不為盜賊私欲不

違不以私欲民無怨心上無怨先神命之

先神謂羣望國民信之國民信其芊姓有

亂楚芊姓言楚國必季實立季子少也必

也楚之常也楚之先代獲神當璧一也

有民民信二也利二令德無苛三也利三寵貴

子貴如四也利四臣常棄疾五也利五有五利得有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終無能

子干之官論子干所則右尹也右尹數其

貴寵數子干之貴則庶子也庶子以神所

命論子干則又遠之遠當璧其貴亡矣不位

故尊其寵棄矣沒故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



焉

無內故

將何以立

其何以立而為君

宣子曰齊桓

齊侯

晉文

重耳

不亦是乎

不亦皆庶賤而得國乎

對

曰齊桓

齊桓

白

衛姬之子也

衛姬齊僖公妾

小白其所生也

有寵於僖

齊僖公

有鮑叔牙

賓須無隙

朋以為輔佐

有三子從止是

有莒衛以為

賢人之輔

外主

出奔莒衛是

有國高以為內主

高氏

國氏

皆齊上卿

從善如流

其從善言也如下

下善齊肅

其下善人

不藏賄

不藏貨賄言其清也

不從欲

不從

私言其儉施舍不倦施思舍道求善不

厭

不敢厭足

是以有國

是以齊桓

不亦宜

乎

言其也

我先君文公

晉重

狐季姬之子也

大我狐姬

晉獻公

有寵於獻

有寵愛於

好

學而不貳

言篤志於學

生十七年

十七年

有

士五人

遭驪姬之亂

有狐偃

趙衰

顛頡魏

有先大夫子餘

即趙

子犯

即狐

以為腹心

以二子為文

有魏犢

即魏

賈佗

不在

五以



為股肱以二子為文公股肱之助稱五人

向所也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贈以馬楚送

之素秦伯納也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謂欒

穀狐突先也亡十九年自亡十九年歸守志彌

為文公內主也亡十九年自亡十九年歸守志彌

篤守志益周惠懷棄民不恤其民從而

與之歸心於文公而獻無異親九人惟文

公在是也民無異望歸文公故無異望天方

相晉天方助晉成其將何以代文君將何以

代文者此二君者齊桓文異於子干與子干共

有寵子弄疾當璧故共王以國有與主弄疾

公故楚國無施於民子干既無施思德於

無援於外子干又無結黨去晉而不送其

晉也晉不以歸楚而不逆其歸楚也楚不

何以真國子干所以蒙執君之名而弄疾

所國以也晉成虎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

者諸侯朝晉者皆有貳心皆有貳心○為



取郟故

在十一年晉將以諸侯來討

為善致

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德薄欲以

乃並徵會諸侯為會告于吳

吳使

秋晉侯會吳子于良良在下邳晉昭

為水道不可

水道不通吳子辭辭不乃還

晉侯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邾南之地于

甲車四千乘

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

叔向弟

遂合諸侯于平丘遂合列國

地子產

僑子太叔吉游相鄭伯以會鄭定子相

以會平丘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四合象宮

上曰幕幄幕

子太叔以四十子太叔以幄

旣行旣

而悔之子太叔自每舍損焉舍每遇

宿舍減及會

亦如之亦如幄幕九張

適宜太叔

次于衛地三宿以上為次叔鮒求

貨於衛

叔鮒貪欲求淫芻蕘者草薪曰蕘

縱淫芻蕘之人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

使衛患之而致

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



與一篋錦衛使大夫屠伯以曰諸侯事晉

言諸侯服未敢攜貳未有心況衛在君之

宇下况衛之為國近在而敢有異志何敢

他有芻蕘者異於他日縱與他日顛異敢請

之敢請晉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非貨以歸

還曰晉有羊舌鮒者言晉有大夫瀆貨無

厭數求貨賄無有亦將及矣亦將及矣為此

役也為此事也實子若以君命賜之子謂屠

衛君之命其已已其客從之客謂屠

言未退而禁之衛客未退而叔鮒已禁晉

人將尋盟將與諸齊人不可齊有貳心晉

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也曰抑齊人

不盟肯言齊人不若之何將如何對曰劉獻盟

以底信底致也言為盟所以君苟有信君

苟有諸侯不貳諸侯無攜何患焉齊為患

告之以文辭辭以文德之董之以武師威以武



師董雖齊不許雖齊人不君庸多矣庸功

之有辭故天子之老天子大請帥王賦請帥

馬王室車元戎十乘元戎戎車也元戎在前

以先啓行啓開也行道也遲速唯君佐

齊言諸侯願叔向告于齊乃使叔向曰諸侯求盟

受齊盟君不已在此矣於此矣今君不利齊

盟為利寡君以為請此寡君敢以對曰齊

若諸侯討貳諸侯有討於則有尋盟則有尋盟

事若皆用命若諸侯皆稟何盟之尋命託用

拒尋盟叔向曰國家之敗所以禍敗有事

而無業有朝聘之事而事則不經則朝聘也

之常繼有業而無禮有貢賦之禮而經則

不序後業須禮而有禮而無威有上下之禮

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有威而不

昭有可畏之神而共則不明威須昭言神

著不明棄共信義不明百事不終信義不棄



威不威 無經無業 故百事無成 所由傾覆也 此國

由以傾危 是故明王之制 是以聖明之使

諸侯歲聘以志業 志業於好 志業於好 志業於好

禮三年而一朝 正班爵之義 率長拜朝而

會以示威 制財用之節 以訓上服之道 則拜

會而盟 以顯昭明 昭明信義也 凡盟所以顯

朝再會 王之一巡守 志業於好 志業於好 志業於好

使聘 講禮於等 講上下之禮 在示威於

衆示可畏 會之昭明 於神信義 在於

要告神明 自古以來 未之或失也 行

此法未嘗 存亡之道 國家存恒 由是興則守之

存亡之常 故則危 晉禮主盟 晉禮主盟 晉禮主盟

有不治 猶恐不治 平奉承齊犧 奉承齊犧 奉承齊犧

而布諸君 意於齊君 求終事也 諸侯以終事

也君曰 今齊君 余必廢之 我必廢之 我必廢之

齊之有 何齊肅為 唯君圖之 唯齊君自寡

齊之有 何齊肅為 唯君圖之 唯齊君自寡



君聞命矣言已齊欲命矣齊懼齊人聞叔向

對曰小國言之小國言其情大國制之大國制其義

敢不聽從不聽從不違既聞命矣既聞命矣敬共

以往敬共犧牲遲速唯君或遲或速叔向

曰諸侯有間矣有言諸侯已不可以不示眾

不可不齊不八月辛未治兵戰建而不旆

也建旆旆壬申復旆之車旆將戰則旆

諸侯畏之諸侯見其旆邾人莒人愬于

晉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朝女伐莒

曰魯朝夕伐我言魯人朝女幾亡矣近於

之禍我之不共我二國不魯故之以以魯

之晉侯不見公晉昭公信護使叔向來辭

辭魯公向來曰諸侯將以甲戌盟言甲戌之

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晉君知不得服事請

君無勤請魯君無勤厚來盟子服惠伯對

孟孫伯曰君信蠻夷之詐晉君信邾莒言

孟孫伯曰君信邾莒言



夷諧以絕兄弟之國兄弟絕我同姓棄周公

之後棄絕我祖周亦唯君亦惟晉寡君聞

命矣言魯君聞晉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

千乘在言晉君有兵車雖以無道行之雖

無道行必可畏也其威亦况其率道何况

於諸侯必可畏也况其率道率何况

道理以其何敵之有戰勝攻取誰牛雖瘠

雖甚瘦瘠瘠於豚上瘠牛瘠也豚小豚也以上

去聲分其畏不死晉不畏豚之不死亦猶

南蒯子仲之憂前事在其庸可棄乎言魯新

禍忘若奉晉之衆若用晉四用諸侯之師

用平丘諸因邾莒杞鄆之怒以小事相忿

鄆已滅其民猶以討魯罪以討治魯問其

二憂因南蒯子仲何來而弗克將何所求

魯人懼魯懼聽命不取甲戌同盟于平丘

見經齊服也經所以令諸侯日中造于除

盟地為壇葵酉退朝先盟子產命外僕速

盟會處葵酉退朝先盟子產命外僕速



張於除外僕掌次舍大夫也子產子大夫

止之子大夫止使待明日張幕於所除地及夕是

時夕子產聞其未張也子產聞外僕使遠

往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無所張也

於大及盟及為子產爭承之次曰昔天

子班貢貢者天子班輕重以列貢賦輕重

列尊貢重故所貢者多周之制也法周之

也卑而貢重者位卑而貢多者甸服也甸服謂

內共賦鄭為國之伯男也在甸服外列爵而

使從公侯之貢侯不應出公懼弗給也恐不

給敢以為請敢請貢命諸侯靖兵諸侯盟好

以為事以和好去聲行理之命行理使人

無月不至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貢賦之重

小國有闕而小國闕所以得罪也

諸侯修盟盟諸侯修其存小國也

貢獻無極無貢賦之極亡可待也亡可待也

卷之三十三



待存亡之制貢賦法輕則小國存將在

矣在法今日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不許

于爭入至晉人許之從其請既盟既度盟子

大叔咎之責子大叔曰諸侯若討言諸侯

罪其可瀆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

門言晉政不貳偷之不暇貳不盡也豈偷苟

苟且之何暇討又何暇國不競亦陵之為國

不與人為所競何國之為不與盟

信邾音之謂欲討晉人執季孫意如即季

執而以幕蒙之以幕帳蒙使狄人守之狄使

人守而護之司鐸射音石又如字懷錦

奉壺飲冰冰箭筒可以取飲司鐸射懷錦

以蒲伏焉蒲伏與匍匐同蓋蒲守者御之

狄人之守季孫者御止乃與之錦而入

射乃以懷錦與之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平

即意如執子服湫從子至晉服惠伯從平

之以歸執子服湫從子至晉服惠伯從平



子產歸未至

未至鄭

聞子皮卒

虎聞卒

哭子皮

且曰且自吾已

已止也吾

無為為善矣

無為

更為善

唯夫子知我

夫子謂子皮知

己之善

仲尼

謂子產於是行也

仲尼論其事謂

子足以

為國基矣

為國基矣

足以立邦

詩曰

山有臺雅南樂只

君子

只語助言

樂與君子

邦家之基

乃邦

也

君子

夫君子

之末樂者也

乃君

也

樂者

樂者欲以求

且曰

又曰

合諸侯

為盟

侯藝貢

事

藝極頁賦之

禮也

嫌爭競不順

○鮮虞

人聞晉師之悉起也

五年傳曰遺守四千

悉而不警邊

且不修備

且不修戰

夷狄無謀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

著雍取道以上軍

及中人

北有中山西

衝競

狄爭逐

大獲而歸

為十五年

楚之滅蔡也

在十

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

於荆焉

許胡沈

小國也

道房申

皆故

諸平



王即位在今既封陳蔡既封陳而皆復之

皆復許胡沈道禮也傳言平王得隱太子

之子廬歸于蔡廬大子大子有禮也得復

禮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悼大子大子偃

公禮也得復國○冬十月葬蔡靈公成國復

葬禮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公

如晉請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中行穆子曰諸

侯相朝相言諸侯講講舊好也講舊日之和

同聲下執其卿而朝其君執昭季孫意朝而有

不好焉於和好有不如辭之勿受其朝昭公

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吳

滅州來見經令尹子旗請伐吳請伐吳以

役王弗許楚平王曰吾未撫民人言我未

國人之未事鬼神我未敬事楚未修守備我

修飭楚國之守未定國家未安定楚而用

民力而輕用人敗不可悔不可追悔州來



在吳雖州來之巴猶在楚也可以復取而有

也子姑待之子謂子旗且少待之傳○季

孫猶在晉季孫意如被子服惠伯私於中

行穆子與荀吳語曰魯事晉言魯服何以

不如夷之小國何故不如邾莒魯魯之兄弟

也與晉同姓土地猶大魯之土地所命能

具晉之命若為夷棄之而棄絕之○為

去同聲使事齊楚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於

之府何親親親魯兄與大與魯士賞共賞

能共命罰否命所以為盟主也

行此四者所以子其圖之揭其其語曰

俗語曰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也吾

豈無大國言非獨穆子告韓宣子荀吳以

惠伯之言且曰穆子且楚滅陳蔡不能救

言楚靈滅二國而為夷執親而為靈夷執

將為用之將安用盟主為乃歸季孫韓宣



其言乃聽季孫歸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言魯君  
以得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諸侯大夫稱者  
之由執魯若猶有罪若魯猶有死命可也死命  
其亦若曰無罪若曰魯無死命而惠免之命  
可也加恩惠免諸侯不聞諸侯不符與是逃命  
之於討也是與逃晉而何免之為何取其請從君  
也若魯無以異會宣子患之韓宣子  
惠於會見遣不私告宣子患之韓宣子  
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子謂叔向

意如歸對曰叔向不能破所耐也能耐即  
能也乃使叔魚叔魚即羊舌叔魚  
叔平子在見曰昔耐也得罪於晉君蓋襄二  
叔魚坐叔虎與自歸於魯君其時叔魚  
武子之賜言若無武子之賜不至於今能  
至於雖獲歸骨於晉復歸於晉猶子則  
肉之猶已死枯骨而季敢不盡情實以  
相歸子而不歸晉已歸子而耐也聞諸吏



我之謀官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將為季孫

近河其苦之何以其將何且泣且泣以正子

懼季孫懼晉怒別囚先歸而歸惠伯待禮

特見禮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不致

危之也三月曹伯滕卒武公卒子公須立夏四

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公卒

郊公立是年奔齊著立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見經尊晉罪已

也以舍族為尊晉罪已脩己而禮也以責

禮○南蒯之將叛也十二年氏在盟費人費

以人為盟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偽廢疾病

疾之使請於南蒯二人使人請曰臣願受

盟言臣素願而疾興而廢疾若以君靈不

死君謂南蒯若藉南蒯請待間而盟請待病

盟許之南蒯從二子因民之欲叛也司徒



慮突田費人請朝衆而盟欲以作亂遂劫南

崩遂以衆曰群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言羣

畏子以及今畏子之威三年聽命矣自初

子今凡三年聽子若弗圖子謂南氏謀費人

不忍其君費人不忍將不能畏子矣將不

將之威言子何所不逞欲而不逞快其所欲請

送子出送使請期五日南崩請期五遂奔齊

南崩出奔齊遂侍飲酒於景公景公飲酒公曰齊

公叛夫南崩對曰南崩臣欲張公室也張

也強言臣非君乃子韓哲曰齊大家臣而

欲張公室臣而強公室罪莫大焉言越

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二子既逐南崩乃

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崩雖叛費人不從

而復致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夏楚子

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止宗止地上

西謂之方居上流且撫其民方且鎮撫西分貧

故謂之方居上流且撫其民方且鎮撫西分貧



貧之者振窮窮困者長孤幼幼而幼者長

上養老疾老而病者收介特介特單身不

使流救災患救天災人患者宥孤寡孤獨者

賦稅赦罪戾赦重罪輕之詰姦慝詰問奸巨慝

舉淹滯有才德而淹滯禮新新者禮待之叙

舊舊者叙用之祿勲宜王功曰勲合親親九族之

任良選任賢良物官事物官也使屈罷簡東

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亦如之如亦

然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安民秋八

五而後用師於諸侯禮也為禮○秋八

月言著丘公卒註見經郊公不感郊公著丘

感之國人弗順順國之人欲立著丘公

之弟庚與庚與即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蒲餘

也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相惡○惡去聲而善於

庚與庚與相善郊公惡公子鐸鐸亦羣公

之而善於意恢意恢善公子鐸因蒲餘侯



而與之謀之惡子鐸乃因蒲餘侯謀曰爾殺意

恢因其所惡我出君其自欲去而納庚興

而納庚興以君言許之下蒲餘侯從其言為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子旗立即蔓成然

平不知度不知國家與養氏比養氏子旗

○與比音鼻而求無厭其所誅王患

之為平王以九月甲午楚子殺闞成然即蔓

也子旗而滅養氏之族以其與子旗使闞辛

居鄭辛也○鄭公以無忘舊勳存其

之無忘子旗○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

公子意恢茲夫蒲餘侯名用郊公奔齊郊

所善意恢被殺公子鐸逆庚興於齊迎

立之庚興而齊隰黨公子鉏送之齊使二子有

賂田以賂齊○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邢

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

無成義不決而士景伯如楚上景伯叔魚攝



理叔景伯攝理官韓宣子命斷舊獄韓起

○魚斷音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曲有罪雍子納其

女於叔魚雍子懼罪以其女叔魚蔽罪邢

侯斷其罪於邢侯邢侯怒邢侯怒殺叔魚與

雍子於朝邢侯殺二子宣子問其罪於叔

向韓宣子問邢侯叔向曰三人同罪言邢

也其亦雍子自知其罪雍子自知其罪雍子既自罪而將以

買直而納賂叔魚鮒也鬻獄叔魚掌獄而

鬻猶賣也邢侯專殺于官而無上專殺其罪

一也其以三人論之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

謂已有之昏而取人之美貪以敗官為墨墨不

稱貪謂欲而敗其殺人不忌為賊無所忌畏

謂之夏書曰醜昏墨賊殺昏墨賊殺昏墨賊皆臯陶

之刑也制此臯陶所請從之刑乃施邢侯

施罪於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而陳雍子

刑侯

刑侯

刑侯



我之仲尼曰其仲尼論叔向古即古之遺

直也言叔向之遺風治國制刑治國家不

隱於親謂國有至天問叔向所答不隱於三

數叔魚之惡謂叔向凡三數叔魚之惡不

為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曰義也夫於

未可謂直矣有直則平丘之會十三數其賄

也謂言羊舌肸以寬衛國以寬衛國晉不為

暴晉無貪歸魯季孫十三稱其詐也謂言

能以寬魯國以寬魯國晉不為虐虐晉無酷刑

侯之獄年今言其貪也謂言以正刑書正以

刑書晉不為煩煩晉無煩三言前後而除三

惡煩去暴虛加三利三惡除則殺親益榮

雖殺其弟而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宣子不

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  
卷之五十三



律